

賣國賊之二
曹汝霖

靦然面目
厥心孔汚



欲已魯難
速去慶父

十一
陳方燕
十一

曹汝霖目錄

上卷

- 好色懼內之曹汝霖
- 瘠國肥己之曹汝霖
- 小試牛刀之曹汝霖
- 一日三遷之曹汝霖
- 五月九日之曹汝霖
- 罄竹難書之曹汝霖
- 無孔不入之曹汝霖
- 破釜沉舟之曹汝霖
- 罷職以後之曹汝霖
- 結論

下卷

工商學一致聲討曹汝霖

罷學遊行之經過

鯤化之痛心日記

商界罷市之經過

工界罷工之經過

附錄開市日之各方面

結論

曹汝霖上卷

粵東閒鶴

●好色懼內之曹汝霖

曹汝霖字潤田。江蘇上海縣人。生於清光緒二年丙子。現年四十四歲。父璋。材。曾管上海江南製造局庫房。幼年好色。故晚年遂成癱瘓。半身不遂。步履艱辛。妻王氏。現爲上海南洋中學校長王培生之妹。貌寢甚。當年盛傳曹歸國時。趨附那桐。令妻與之私。曾有一種小木書籍。見於市上。詳載此事。名曰金剛賣妻記。惟據另一方面消息。云並無此事。編者證之以王氏之貌。那桐未必合意。此說決是虛妄。（自愛國風潮起後。國人羣逐曹章陸。民國日報經理邵力子。君與曹與王均爲同學。義憤難平。起攻曹賊。既請寰球中國學生會除曹名。復在報端鼓吹王培生效石碣之爲大義滅親。據傳王已從其說。開家祠公議。決計招妹大歸。與曹斷絕親誼。不稔實行否。）妾二一名金鴻卿。一卽蘇佩秋。外間謠傳曹有東洋妾。實謬。金鴻卿常熟人。係韓家潭福壽班出身。曹於光緒三

十四年納之爲妾。時曹居松樹胡同。王氏大恚。醋海屢屢興波。適曹隨倫貝子出洋。金鴻卿遂下堂來海上。居珊家園。與母同住。操一半兒生涯。曹歸國後。覆水重收。墜歡再拾。偕與重北。仍不爲正室所容。乃別居金於豐盛胡同。曹恐金有野心。明爲以餘屋租與胡祜泰。節省經費。實則以胡監金也。民國六年。復納蘇佩秋。金銜甚。登堂謁王氏。願爲灶下婢。王亦明知其故。合力以攻蘇。計亦良得。金於是與王合居。蘇佩秋爲宋案教唆犯。洪述祖挾之南遊。八大胡同有名之尤物也。旣歸曹。密仍與舊時恩客往返。曹遷蘇於小六部口。一日忽促問蘇。代其表兄謀事。且欲告貸千金。是日松樹胡同老宅。適曹父豫材抵京。張筵招親友。曹不能不倍坐。而蘇又頻嬲不已。曹竟誤以森林借款之貼水息摺與之。蘇得之大悅。翌日。蘇卽提出條件多種。與曹交涉。否則此存摺不還。曹因事關秘密。慮其敗露。忍痛允之。條件中最酷者。則爲曹以後不能約束蘇之行止。聽其出入自由。於是曹龜之名。大噪於北京拆白界。曹憂之。乃聽王及金之言。迫

蘇同居。滑稽家謂曹譚名小阿瞞。本一賣國神奸。而家藏三女。古諺所謂三女成姦焉。曹有子二女四。一三爲男。二四五六爲女。長女適劉。爲駐俄公使劉鏡人子家驥之室。家驥現任京漢鐵路工程師。出身係比國留學生。餘未詳。曹老宅久居松樹胡同。金鴻卿則一居豐盛。繼遷化石橋。住宅極宏大。當民國四年。曹爲外次長時。老宅移東堂子胡同。東堂子胡同一帶房屋。本爲外交部長官所居。時金則別居錫拉胡同。娶蘇後。初居蘇州胡同。一遷小六部口。去年遂合居趙家樓。此曹汝霖家庭之略歷。某報有賣國密件被盜記一則。轉載各報。據編者調查。此事實妄。係痛恨國賊。著此以洩憤。其文頗曲折。徐饒有深致。錄之以徵國人之對於曹汝霖之輿論。其文曰。曹汝霖本係窮學生出身。自日本畢業返國。正清廷倡變法之時。曹因爲時勢之關係。取得投機之資格。在京進取祿位。頗爲得法。迨袁項城爲總統。因曹氏有前清資格。且其性情奸巧。過人引爲同調。由外交次長而至於總長。因經手借債。遂爲國內鉅富之家。曹氏待

妾有四五人之多（實謬）現在與曹氏最親密而極相愛者有二妾一係日本女學生人稱爲東洋時式品（實謬）一係八大胡同內之著名妓女蘇佩秋曹氏與某國交涉秘件或與某國訂定密約聞均由此東洋時式品爲媒介此人另藏以金屋與蘇佩秋不同居曹氏愛東洋時式品當然較蘇佩秋爲尤甚平日曹氏所訂密約底稿或私人密件均另裝鐵箱藏於日妾之住宅於是蘇佩秋知此詳情未免引起醋海風波暗中設計欲得曹氏而甘心焉某日蘇乘曹某日妾之不備竊得保存密件之鐵箱匙卽赴日妾處打開鐵箱卽將存件取來曹氏得此消息萬分危急然亦無可如何非倉卒所能收回再三善言加之勸慰某日曹氏家居作小生日蘇妾問其對於密件如何曹氏請其務必交還不可遺失如欲報酬均可唯命蘇索曹氏湯山（係前清行宮）年來經營之產業如能一律歸我（蘇自稱）當卽完璧奉還云曹氏以事出於不得已非設法收回恐有後患躊躇再四勉強允之惟計湯山所置產業上年借東海名義向

清室領請加以建築別墅。布置一切。又有旅館溫泉等。約計值洋七八十萬。一律交付蘇妾。未免爲之抱痛。然事有不得不如此者。祇得忍痛允可。不料蘇妾甚狡。非出字據。及有可靠之保證人不可。曹無奈亦允之。保證人由蘇指定曹氏同氣之陸宗輿。聞字據經曹陸簽字後。仍用向來辦理日本秘密之手法。一面辦妥後。一面交於蘇妾。蘇始將密件交還。以了此案。但蘇妾手段甚辣。嗣交涉辦妥後。又告之曰。此密件我已攝影數片。另存此處。一時不能繳還云。曹氏尤爲焦灼。未知如何與之交涉云云。筆墨雖形容盡致。惜非事實也。

●瘠國肥己之曹汝霖

光緒二十三年。曹汝霖由上海南洋公學送出留學。當時行李。小皮箱一隻。網籃一個。曹衣竹布長衫一件。則其家之清寒可知。繼入政界。歷年厲行賣國政策。遂面團團作富家翁矣。茲將其財產大概總列於下。

上海地皮(計有七處)價值三百萬元

漢口大智門地皮價值二百萬元

正金銀行譙國堂記名下日金二百五十萬元

交通銀行股本二十萬元

天津房地金店洋貨店價值一百五十萬元

滿鐵會社股票日金五十萬

北京房地洋貨店番菜館價值五十萬元

日本箱根別墅建築費二萬元

海州鹽坊(與倪嗣冲段祺瑞徐樹錚合辦者)價值十萬元

與梁徐袁三人取得之西藏金礦權價值二百萬元

龍烟鐵礦公司股本二十萬元

匯業銀行股本四十萬元

其他古玩珍寶活期存款以及未能調查之數尚不在內統計曹氏個人之產

業實超過於當年和坤之數。核計之至少有二千萬元。以歷任總次長之薪水。縱加以重大之官利紅利。爲數至多不過五十萬。今乃有此可驚之家財。其來源可想而知。最奇者。其父謂同鄉戚友曰。潤田做官以來。別無所蓄。家中所有。尙是辛壬之交。爲律師時得來者。噫。曹之律師聲譽。不及一楊景斌。遑論解樹強等耶。姑信其說。試問律師每年收入幾何。苟律師一年內可得八九千金之收入。已覺駭人聽聞。然何能積如許之資。卽以上海地皮論。曹父之言。不足信也。况曹爲律師。前後不及三年。此言誰信者。而上所述曹之資財。卽爲曹親信人所秘密傳出。當傳出之時。異常鄭重。且曰。如果漏洩。與彼之飯碗有關。編者轉輾得之。欲宣其罪狀久矣。礙於傳者之衣食。今曹氏罪惡昭著。國人共棄。雖欲不宣。又奚可得。寧受告我者之責備。毋使國人不知曹賊賣國之鐵證也。

●小試牛刀之曹汝霖

曹汝霖之祖曾爲上海製造局提調。有直聲。汝霖年十三。從太倉李孝廉讀。同

學六人并曹爲七而敏慧冠儕輩。李盛稱之一日偶因細故責汝霖掌汝霖銜焉。時方溽暑曹私購一爛桃子清晨上學時置師之蓆墊下李不知也迨入座爛桃汁溢座下適有客至晤談畢李送客出曹又爲李反其墊李復入座覺臂間潮濕及覺察衫上已遍染紅點李怒詰館僮同學有忍俊不禁者李究之得實痛責曹於是汝霖銜李刺骨又逾時汝霖密購巴豆投茶壺中一校之人盡患瀉而炎天腹瀉初不以爲怪殊不知爲汝霖所暗算也。李年衰力薄經此一瀉精神大疲而汝霖無日不至榻前問候侍奉湯藥維恐不謹聞者咸歎賞李爲太倉北門外之毛市鄉人既病謀歸計頻行謂汝霖祖曰爾家賢孫敏達有幹練才他日必能光大君家門楣惟察其行事尖刻過甚將來恐入歧途爲家長者宜慎其始終也。時汝霖在側聞之憬然不豫者累日嗚呼昔許劭謂曹操治世能臣亂世奸雄千古定論而小阿瞞之罪惡亦爲李孝廉所識破知弟莫若師此言信不我欺。

●一日三遷之曹汝霖

曹汝霖自十三歲退學之後，十四歲入高昌廟桂墅里經蓮珊所辦之經正書院肄業，專修法文。廿二歲（光緒二十二年）自費留學東京法學院。其間曹畢業於廣方言館，修業於南洋公學。法律專科畢業。光緒二十八年，載振至東洋考察法政，曹與章宗祥極力逢迎，大得載振歡心。面許曹曰：章仲利年歲太輕（時曹廿七歲，章廿四歲）不能辦事，汝實可造材也。將來有余在，不愁不得意。曹泥首無算。據傳曹且辱身事之，與振有斷袖之嫌。故振極力提拔之。三十年歸國，第二次留學生考試，曹賴振力得免試，欽賜法科進士。振貝子即調之入商部爲主事，不一載，又受袁世凱之知遇，特調補外務部主事。時外務部當差者雖多，識法文者僅一曹，以故愈覺名振一時。每遇公議，曹區區七品主事，居然得參預高等會議，列席尙書之側，醉心利祿者，莫不榮羨之。未幾兼京師大學堂教員，憲政編查館委員等職，最多身兼十三差。留學生歸國，大多偃

憲潦倒。獨章宗祥、陸宗輿、汪榮寶及曹四人，大走紅運。時上海林黨、玉陸、蘭芬、張書玉、金小寶、四妓亦鼎盛一時，名爲四金剛。宦途中人遂以曹章、汪陸、喻之爲林陸、張金、俗吏名妓，南北對峙，相映成趣。金剛之聲價驟造峯極，非蘭若山門間魔家四將所能相望項背也。光緒三十三年擢本部員外郎，三十四年倫貝子出洋考查憲政，特奏保曹爲隨員。遊歷歸來，清德宗升遐，宣統嗣位，袁世凱已爲隆裕后所擯斥，曹卽投拜徐世昌、那桐二人門下，以保己之地盤。曹素工媚術，徐那均爲所惑，那與曹之感情尤爲融洽。此所以外間謠傳曹妻曾與那私也。宣統二年升本部右參議，三年雷補同去職，曹遂升左丞。是年鄒嘉來爲外務部尙書，因滬寧鐵路事，曹多所謀劃，鄒大稱賞，卽擢爲右侍郎。曹之賣國政策蓋已於此時露鋒鏑矣。然滬寧路事終爲湯螯仙等反對，鄒嘉來去職。曹與汪大燮咸坐是謫降。辛亥義師起於武昌，袁世凱奉召出山，時曹爲署理法部左侍郎，袁本爲其恩客，故曹大走紅運，遂爲外務部副大臣。民國元年任

外交部次長。迨唐紹儀組閣。曹遂下野。乃變爲大理院國家律師。二年國會成立。曹又爲欽派之參議院蒙古議員。陸徵祥組閣。任曹爲外交次長。二十一條密約。曹已成爲民國罪人。袁世凱仍信任之。洪憲時代。爲公府外交顧問。袁死。黃陂正位。國會重開。曹又爲議員。繼被簡爲交通銀行行長。承段祺瑞意旨。與小徐相聯絡。遂成新交通系。以排斥梁士詒。葉譽虎。段祺瑞二次組閣。曹遂儼然爲交通總長。而兼外交。區區一留學生。得有今日。大類乞兒封侯。無怪其見錢卽攬。不顧國之亡也。

●五月九日之曹汝霖

民國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袁世凱忽准外交總長孫寶琦辭職。改長審計院。起陸徵祥爲總長。時次長卽曹汝霖。孫爲親德派。與曹固冰炭。袁之易孫。以陸半由於己之皇帝癮大發。半實信曹之蠱惑也。時距秘密條件之發表。僅十日。時國務卿卽爲今之所謂大總統徐世昌。雖曰大猷伯爵。實施其野心政策。有翼

長雄之從中牽線。然責人先責己。袁世凱固罪大難逃。而徐世昌陸徵祥亦難逃法網。而昧然簽字者曹汝霖也。試徵之以當時邵振青君自東京來函二。可以知其真相矣。（第一函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由東京發）據京滬各報所記載。此次中日交涉之失敗。頗注目於曹汝霖。然有咎曹汝霖者。有諒曹汝霖者。吾人觀於曹汝霖已往之所行。不敢堅爲下可靠之斷語。然處此無實力爲後盾之外交當局。苟有一分可諒。吾人自當諒之。以免失之太酷。亦主持言論者應持之態度也。雖然愚旁聽於日本特別議會二十二日之會議。加藤外相言明（最後通牒未交付時。曹汝霖君曾到日使館。謂第五項中之或條項亦尙有可以承認者。但此係曹汝霖一個人之意思）云云。（二十三日之朝日新聞亦用大字刊載此言。眞乃貽笑萬國）夫第五項條件。日人最後通牒時所讓步撤回者也。而曹汝霖別具肺肝。乃謂尙有可以承認之項。以記者觀之。所謂第五項。無一非制我死命者。不知此外外交次長曹汝霖。究以何項爲尙

可承認也。然則曹汝霖之心中。此次失敗。殆猶以爲未足。故必以第五項作爲懸案也。耶。曹汝霖此言。其以外交次長資格發乎。外交次長。決無可以此言對於相手國公使發表之理。若曰曹汝霖以個人而發此言。然卽爲個人資格。亦國民之一分子。國民方苦無術可以抗拒。彼乃以此言獻媚於日本公使。是不啻探得政府中人之態度。以之告諸日使。而令其再行威脅我國也。苟非利令智昏。必無人肯出此也。然則其日本外相之訛言乎。然加藤氏以堂堂外相資格。在議會中爲嚴重正式之發言。必無訛傳之理。嗚呼。曹汝霖休矣。吾人初爲爾諒。今乃或不能再諒矣。余謂此中必有別故。願國人悉心討究。苟仍有可諒之處。記者固未始不肯相諒也。（第二函五月二十四日由東京發）記者

昨在日本衆議院。聞加藤氏所述曹汝霖之言。卽認爲有大大可注意之價值。惟尙不知曹汝霖所謂第五項中。可以承認者。究爲何項。今日東京各報。果大注意於此言。且明載曹汝霖到日使館。以個人意見與日使言第五項中之學校。

及病院土地。所有與鐵道問題。可以承認。(東京時事新報)而日本終將第五項刪者五。則因英國美國之抗議。此昨晚每夕新聞所揭載。英國於四月五日。曾對除第五項提出抗議四條。美國亦與英爲同一態度。故日本雖見中國之將許。亦惟有刪除之。然則苟英美不出而抗議。曹汝霖即將第五項賣盡矣。此種賣國奴。今尙令廁身於外交界。其危險爲何如。願國民速起電詰其所以然。萬不可輕輕放過。貽中國將來之亡也。我國民速起速起。按英美干涉之內容。當時雖有電傳。而無具體之紀載。後見之於日本每夕新聞所載。則曰四月五日。英外相格萊氏。曾以左之嚴重質問。達於日本政府。(一)關於兵器供給嶺山港灣等之要求。與列強機會均等主義。豈無違反乎。(二)要求日本人受聘爲顧問。非即排斥歐美人之意志乎。(三)於南滿鐵道敷設權之要求。不妨害英之既得權乎。(四)此等之要求。不反背英日同盟之本旨乎。而美與英又爲同一之態度。英之出此。乃曾與美之外相會議云云。此日本所以不敢不刪去第

五項之故也。然曹汝霖之罪則尤不可道矣。然而曹汝霖賣國之野心曾不爲之少殺。及當日之國務卿得爲總統。曹之賣國政策乃能大展而特展也。（廿一條條件及當時情形限於篇幅當另詳中東交涉始末記中）

●幣竹難書之曹汝霖

曹汝霖之罪案擢髮難數。爰將其兩年來經手賣國借款一覽表列之於後。庶國人共知其奸起而逐之。

民國六年（即西曆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 ▲南潯鐵路借款 ▼向東亞興業會社訂借七百萬元。按此即南潯鐵路延長條約。其路線以福州爲起點。斜斷閩贛兩省。接南潯本線以達長江。此路告成。日本由福建上陸。川經略吾國南部之計畫。可以步步實行矣。

八月廿八日 ▲中國銀行收回紙幣借款 ▼向日本銀行代表訂借。期限六個月。利息七厘。以一千五百萬元之中國銀行鈔票抵押。借款額五百萬元。

按此以收回中國銀行紙幣爲名。然何嘗有一文用之紙幣。而北京鈔票。至今猶濫發無度。日形跌落。遺累商民。蓋北京政府。假託實業借款。以供政治上之揮霍。有此賣國專家曹汝霖在。愈覺容易得手。歷來借款。類皆如此。豈獨此五百萬元爲然哉。

八月廿八日▲第二次善後借款墊款▼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由將來第一次善後借款內扣還。如第二次善後借款不能成立。則於一年內歸還。利息八厘。以鹽稅盈餘作抵。借款額一千萬元。按上年南北和議開幕之際。北京政府要求承認之四萬萬大借款。以田賦作抵者。卽所謂第二次善後借款也。北京政府希冀此借款久矣。所以汲汲與西南議和者。卽欲借善後爲名。以爲騙得此借款到手之計。迨和議停頓。此第二次善後借款亦因之停頓。於是北庭祿蠹咸問計於曹潤。由曹異想天開。發明此墊款名目。匪特可以騙一次借款。蓋既借此爲名。以輸入飲鴆止渴之毒液策。將來烏有歇息。

論者謂此後猶有所謂第二次墊款第三次墊款發生不至國亡不止。

八月廿八日▲山東借款▼向中日興業會社訂借借額一百五十萬元。

九月廿八日▲交通銀行第二次借款▼向日本興業朝鮮台灣三銀行訂借借額二千萬元按一國金融生命全在國立銀行交通銀行與中國銀行同有發行紙幣代理國庫之權今此二次借款并後列之繼續借款共達四千萬元今後之交通銀行不啻已爲日本銀行而全國金融生命遂操於日人之手雖罪不止居間說合之曹汝霖一人然而逢君之惡其罪大曹之肉其足食乎。

十月二十日▲吉長鐵路借款▼向南滿鐵路公司訂借借款額六百五十萬元期限三十年利息五厘實收九一五以該路財產及收入爲抵押。

十月二十日▲運河借款▼向日本興業銀行訂借總計六百萬元美國佔三百五十萬元日本佔二百五十萬元。

十月二十二日▲直隸水災借款▼由北京政府向中日實業公司及其餘一銀行訂借借款額五百萬元期限一年利息七厘以三處本地關卡收入爲抵押品多倫諾爾關稅其一也。

民國七年(即西曆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財政部印刷借款▼向三井物產會社訂借借款額二百萬元期限三年利息八釐實收九八惟材料價格無論漲落須向三井購買。

一月二日▲直隸水災第二次借款▼由正金銀行代銀行團墊出借款額二百萬元此中有曹汝霖之私款用以博利者。

一月三日▲直隸督軍曹錕軍費借款▼向三井物產會社訂借以開灤煤礦股票抵押借款額一百萬元。

一月六日▲第二次善後借款之第二次墊款▼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如第二次善後借款成立即於該款內扣還利息七釐以鹽稅盈餘抵押借款。

額一千萬元。

一月八日▲軍械借款▼向奉平公司訂借。利息七釐。借款額一千四百萬元。實收九五。另扣百分之五。爲代辦軍械之雜費。按此爲北京政府殘殺同胞之一大利器。兩年以來。吾民生命財產。死傷破壞於此者。不知凡幾。查日本借給中國軍械。載在段祺瑞與日本與訂之軍事協定。軍事協定一日不廢。則日本軍械之供給。一日不斷。中國之爭亂。亦一日不能息。而軍事協定之禍根。即曹汝霖於民國四年五月九日所簽之二十一條秘密條約之第十二條也。

一月二十日▲交通銀行繼續借款▼向台海日本興業銀行訂借。利息七釐。五以二千五百萬元之國庫證券抵押。借款額二千萬元。

二月一日▲四鄭鐵路借款▼向正金銀行訂借。期限一年。利息七釐。以該路收入抵押。借款額二百六十萬元。

二月十日▲南潯鐵路繼續借款▼向東亞興業會社訂借借款額十萬元
四月三日▲無線電借款▼爲建築無線電台之用向三井洋行訂借一切
材料無論漲落須向三井物產會社購買借款額三百萬元

四月二十日▲奉天收回小鈔票借款▼向朝鮮銀行訂借二年內歸還一
半其餘一半五年攤還利息六釐實收九五以岔子湖煤礦抵押借款額三
百萬元

四月三十日▲電政借款▼爲擴張陸路電線之用向中日匯業銀行訂借
利息七釐五回扣百分之五以從前未曾抵押之電政產業作抵押借款額二
千萬元(此借款據東方新聞社傳述云係向朝鮮銀行訂借者)按此借款
名爲擴張陸路電線然亦無一文用之電政者北京之所謂實業借款由曹
汝霖經手者皆作如是觀然而全國之電政從此又斷送盡淨大權悉操之
於日人之掌握矣

五月六日 ▲直隸借款 ▼向朝鮮銀行訂借借款額一百萬元。

六月十八日 ▲吉會鐵路借款 ▼由交通部向台海朝鮮日本興業三銀行

訂借爲延長吉鐵路至朝鮮邊界之用。期限四十年。利息五釐。借款額二千

萬元。按此卽所謂吉會鐵路無限延長條約也。合之後列之滿蒙四路。而關

內列長城南北之領土。盡入日本勢力範圍中矣。（換文見前編章宗祥）

七月五日 ▲江西餘干煤礦借款 ▼向正金銀行訂借借款額三百萬元。

七月八日 ▲第二次善後借款之第三次墊款 ▼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借

款額一千萬元。

七月八日 ▲陝西借款 ▼▲湖北借款 ▼▲中央借款 ▼按是三項借款。陝

西款額爲二百萬元。陳樹藩借以禦于右任軍者。湖北款額爲一百萬元。向

三井訂借者。中央款額爲二百萬元。向大倉訂借者。其用途不可究詰矣。而

此三項借款之動議。尙在六月中。致七月八日。完全交付。

七月十一日▲吉林森林借款▼向日本銀行訂借，期限十年，利息七厘五。以吉林黑龍江二省金礦森林及其他收入抵押，借款額三千萬元。按此即斷送東省森林之契約。當時東省人民奔走呼號，爭之甚力。當局殊有悔意。曹章陸三人獨謂此項借款不成，恐與其他有關，遂成議。吉林森林西人評爲合中國構造材料，三百年用之而不能盡，一旦貪三千萬元之小利，竟全賣與日本。悲夫！我民之不幸，咄咄賣國賊之可殺。

九月四日▲山東借款▼借款額一百五十萬元。張樹元云以勦撫土匪之善後經費。

十月一日▲北京電話借款▼借款額五百萬元。其用途亦殊暗昧。

十月十日▲滿蒙鐵路借款▼向興業台海朝鮮三銀行訂借，期限四十年。借款額四千萬元。利息八厘。按此即滿蒙四路條約，分爲洮熱線、長洮線、吉開線及由熱洮路線地點達某海港之線。以洮南爲中心點，南達熱河，以控

制北京東至長春接吉長吉會兩線又橫通南滿線此路告成而滿蒙全部由山海關直達北京皆歸日人掌握矣此路約與後列之山東路約本爲草約至今年一月期滿應作廢而徐世昌復提用一千七百萬墊款遂成正約矣有曹汝霖之人爲總長有徐世昌之人爲總統中國安得不亡哉

十一月四日▲山東鐵路借款▲又稱濟順高徐四路借款向興業台灣朝鮮三銀行訂借期限四十年利息八厘借款額四十萬元按此卽二路條約與前四路條約爲曹汝霖生平賣國成績中最得意之舉也此次巴黎世界和平會議中青島交涉之失敗要點卽在此因此二路一以濟南爲起點橫斷京漢以至直隸之順德冀達山西一以山東高密爲起點以至徐州控制津浦隴海二線南迫南京西通豫陝以訖甘肅蓋一舉而自大河南北以達江淮所有中國中北部各省盡劃歸日本範圍日本得此故愈不肯放棄青島以墜其種種既得之利權而北京政府反信曹章陸三人之言以此許日

本是不特以青島奉贈日本。並且承認其以青島爲根據地。以經營我中北部之計劃。此次美總統威爾遜氏。慰問吾國專使。謂美國雖竭力援助中國。無如中國爲新條約所約束。遂無能爲力云云。嗚呼。吾旣引此長繩以自縛。列國固愛莫能助也。換言之。借款亡國。直不啻曹章陸三金剛亡國。

十一月八日▲軍務合同借款▲借款額二百萬元。以供參戰軍之用。按此卽爲日本經略吾國之根本計劃。段祺瑞年來所編之參戰軍國防軍邊防軍等種種名目之軍隊。合之不下二十萬。皆持此借款。以編練爲者。合爲中國軍隊。實則日本軍隊也。所有教練官及重要職員。皆爲日人軍械。亦純由日人供給。此項軍隊擴充完全之日。卽中國國命完全告終之日。究本追源。曹汝霖居間說合。其罪不在段祺瑞下。

十二月六日▲京綏借款▲借款額四百萬元。按京綏爲中國純粹自己建築之鐵路。今亦入日本範圍。蓋日本旣得濟順高徐及滿蒙四路。勢亦不能

不將此路收爲彼有。夫如是曹汝霖之私囊飽綻如碩果。日本所張設於我國北部之天羅地網亦能如桶水不漏。於是四千餘年之故國遂淪與朝鮮爲伍矣。噫嘻。

綜觀上文所述。共借三萬一千一百七十萬萬。試問積弱之中國安得不疲瘵殘疾。四野敖敖。而曹汝霖經手如許借款。或扣或貼水。卽除費用。然亦已不可勝算。安得不高坐堂皇。面團團作富家翁。本編所述有四分之一。非曹經手。然無一次不預聞者。尙有換文條約多種。已見章宗祥罪惡史中。茲不復贅。

●無孔不入之曹汝霖

中國電報局所用之電機。曰磨爾斯。曰忽斯登。均係來自歐美。惟磨爾斯與忽斯登相較。其遲速相去霄壤。蓋磨係慢機。且年歲較忽機爲老。而日本全國所用之機。皆係此老而且慢之磨爾斯。且可自行做製。自電政借款成立。曹汝霖明知磨不若忽。因財權關係。不得不聽日人之指揮。本年四月下旬。曹忽托交

交通部電政顧問日人中山瀧次赴各省電局名爲稽查各局之成績優劣實則欲實行其更換各局機器之詭謀小阿瞞之賣國手段可謂無微不至詎中山瀧次行至山東學生示威行動事發生曹明知不妙急招中山返京苟此次曹不免職中國電政早被其斷送無餘矣

●破釜沈舟之曹汝霖

五四行動之後曹汝霖即提出辭職書於是自內閣總理錢能訓以下皆提出總辭職自外表觀之大有立憲國責任內閣之氣象考之實際則有大謬不然徐世昌一系之人時下所謂已未俱樂部也曹則爲新交通系之首領固無人不知暗中實與安福携手者當章宗祥被毆之後已未俱樂部有一部份人即提出彈劾請總統將曹章陸三人褫職查辦而已未俱樂部首領于寶軒即極力疏通蓋預遏其破釜沈舟之毒計然奸險如曹汝霖任徐世昌之牢籠曹仍履行其唯一之設施迨總辭職之書既遞安福派中人即盛言倒閣對內則主

張根本推翻錢內閣。對外則彈劾陸徵祥。曰：外交內政。險象環生。題目未嘗不正。大殊不知安福之毅然出此。隱受新交通系之喉使者。錢閣一倒。可以擁護老段上台。即使老段避嫌不出。面於王揖唐田文烈二人中。擇一組閣。曹汝霖雖不列政界。而於政治上之活動。依然如故。軍閥派賴新交通之財。新交通賴軍閥派之勢。互相爲因。互相爲果。最近消息。軍閥派由新交通系之介紹。與日本結合妥貼。如果中國國內。再有戰事。在軍閥派組閣期內。日本允以實力援助北方。因此曹急欲去位。以避衆矢。而且牽倒錢閣。將政權由己未俱樂部掌握中。完全奪歸。入軍閥派或安福。或一部份之舊交通系手中。曹汝霖可以身處黑幕中。日夕漑輸其親日學說。將中國國民造成完全朝鮮式之國民。至是曹之願始遂矣。嗟夫。政界黑闇。如是如是。曹汝霖毒計。如是如是。誠不愧小阿瞞之稱也。

● 罷職以後之曹汝霖

曹汝霖不慚請議。不怕攻擊。是其特長。但自五四運動以後。繼之罷市罷工。終於免職。曹於是知衆怒之不可犯矣。報載汝霖將赴湯山。或傳天津。或云將渡日本。此皆理想的新聞。曹現仍居團城。一切供給。均由公府擔任。現因飲食不便。團城已自立廚房。曹每日坐廊下沙發上。閱杜詩消暑。或與蘇佩秋唱和。頗極旖旎纏綿之樂。願來客之慰問。亦紛擾不絕。其中拜望最勤者。爲老交系梁士詒等。新交系曾毓雋。丁士源等。曹恆語客曰。中國國家。一般趕趕武夫。莘莘學子。賴余存活。有年。以借款而斥余賣國。究非平論。又曰。新國會之選舉總統。兩議長用十五萬元。議員多者二萬。少者一萬。此種款項。何莫非賣國之錢。故今之軍政學界。有以賣國相詆者。適自暴其醜也。按曹之賣國。罪無可道。但養成其惡。則北洋軍閥。難辭其咎矣。曹受此次打擊後。大有鶴唳風聲之勢。必不敢出國門一步。趙家樓舊址。現正加工蓋造。他日落成。仍擬遷回。汝霖長子。肄業清華學校。天資魯鈍。考試必居末尾。校中礙於情面。並未除名。次子年十

三伶俐狡獪。頗有父風。汝霖嘗曰。太兒憤憤。小兒機警。勝吾也。其鍾愛幼子處。亦大類阿瞞。曹又語人。余近日似唱空城計。人不能解其故。詢之則曰。團城形勢。儼然爲舞臺上之西城佈景。以十全之小丑。而欲以正生自居。以媚外李完用之敗類。而欲比於鞠躬盡瘁之武侯。曹亦太不自量矣。

●結論

滿清末造。吏治腐敗。憂國之士。莫不蹙然相告曰。欲中國之強。非得青年學生。不可。彼時之青年學生。所謂中國未來主人翁也。殊不知主人翁之奴根劣性。更有甚於舊僚。若章宗祥。若陸宗輿。若曹汝霖。尤足徵信。未來主人翁之不足恃。語有之曰。君子中有小人。小人中有君子。夫子所謂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深願今後國民。就各個人地位。放眞確眼光。步步監察各個人之動作。毋徒尙虛浮。不務實際。或者東方積弱之邦。有強盛之希望。苟國民經此次痛苦。而仍不覺悟。則去一曹汝霖無效。卽去十百千萬之曹汝霖。依然無效。將事能弭。

曹汝霖 下卷

三〇

遇事能救。既事能挽。未事慮來。始事慎終。定事知變。願國民以此六語爲處事
察人之南針。則雖有曹汝霖亦不足爲患也。

曹汝霖下卷

●工商學一致聲討曹汝霖

▲罷學 ▲罷市 ▲罷工

自北京大學學生示威行動之後。賣國賊曹汝霖自六國飯店逃至天津。卽具辭呈於六日上午十一時遞府。文中自敘經過情形。大居功烈。全不自悔。原文錄左。

呈爲信望未孚。責難交集。懇請罷斥。以謝天下事。竊汝霖本月四日上午奉派入府公謙。午後二時半回抵東城趙家樓私宅。適與駐日公使章宗祥晤談。忽聞喊聲甚廣。由遠而近。勢如潮湧。漸逼巷口。巡警相顧束手。約十餘分鐘。突見學生約千餘人。破門踰牆而進。蜂擁入內。遇物卽毀。逢人肆毆。汝霖生父就養京寓。半身不遂。亦被毆擊。旋卽縱火焚屋。東院房屋爲汝霖起居所在。立成灰燼。其餘亦悉遭毀損。章公使當火發之際。倉猝走避鄰舍。爲羣

衆見執摔地狂毆木石交加頭部受傷九處及傷腦骨流血不止立時倒暈不省人事幸警察總監吳炳湘及步軍統領李長泰聞信先後到場強迫解散凶徒飭警護送章公使入醫院調治據云腦筋震動遍體鱗傷性命尙無把握而汝霖宅內暴徒聞軍警捕拿遂紛紛竄散此汝霖因公被禍家室焚毀及章公使同時毆辱重傷瀕危之實在情形也事後探聞各學生集衆暴動理由乃爲青島問題溯及遠因在民國四年五月七日之二十一條提案近因在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四日鐵路借款文以上二事汝霖適當外交之衝市虎殺人以此斥爲賣國罪案查二十一條要挾事件汝霖時任外交次長與總長陸徵祥前任該部參事現駐美公使顧維鈞前駐日公使陸宗輿內外協力應付千迴百折際一髮千鈞之時始克取銷第五項經過事實我大總統在國務卿任內知之甚詳不敢言功何緣見罪至於濟順高徐各路借款汝霖比時兼長財政適逢我大總統就職之初政費軍儲羅掘罄盡危

疑震憾。關係匪輕。而歐美各國戰事方酣。無力接濟。汝霖仰屋傍徨。點金乏術。因與日本資本密商。訂濟順等路借款預備合同。並同時要求日本將山東膠濟鐵路沿線撤退日軍。並由中國自行組織巡警隊保護鐵路。又撤膠濟沿線民政署諸重要問題。一律解決。日本顧念鄰交。始克成議。查合同內第二條。但書之調查。濟順高徐二鐵路線路。若於鐵路經營上。認為不利益時。得由政府與銀行協議。變更其線路等語。又查合同第八條之銀行於預備合同成立時。對於政府墊借日金二千萬元。十足交款。並無回扣等語。查指路墊款。慣例甚多。如法國之於欽渝。比國之於同成隴海。成案具在。自可覆案。此項合同內。亦並無承認日本繼續德國權利之文。果係承認繼續德國權利。則此項鐵路。本為德國權利之內。何須另行墊款。始能允。此路權顯係路權之外。其他不得繼續。尤可反證而明。况路線聲明。可以變更。顯為臨時假定。斷非許其繼承德國權利。與二十一條尤無關係。汝霖歷來經手。

承借日本款項均無絲毫回扣。無非欲矯世俗流弊。冀稍有補於國庫。不特先例所無。竊恐後來借款未必有此優點。借款既爲目前財政上不可免之事實。則汝霖又何能爲無米之炊。青島外交。日本固有英法維持。其繼承德國權利之先約。始有強硬主張。陸顧專使報告甚詳。汝霖決難分過。以此歸咎。豈得謂平。此又汝霖歷辦外交。財政交通各事。問心無愧。被誣賣國萬難忍受之實在情形也。伏思汝霖久竊重寄。備位閣員。際內憂義患之紛乘。復衆謗羣疑之交集。神明內疚。情議滋慚。應請大總統立予罷免。交通總長本職。另簡賢能以謝天下。不勝悚惶冀幸之至。理合呈請大總統鑒核。伏乞訓示施行。(下略)

咄咄曹賊口供若是狡獪。怙惡不竣。名曰辭職。實不啻與國民宣戰之一紙哀的美敦書也。而徐世昌猶違犯衆意。極力挽留。辭職呈文中。有足供吾人研究其賣國真相者。臚列於後。

曹汝霖辭職呈文既披露。社會中人有譏其胡顏之厚者。有謂其飾詞巧妙者。更有議其藉辭職以要挾而冀達其懲辦學生之目的者。雖然。彼其所列舉之事實。非徒不足以文過飾非。而適以自彰其罪。因徒認供。慣善遁飾。聽訟之吏。果能摘姦發覆。以駁斥之。則伏首帖耳。無辭以對。編者對於曹氏之呈文。不得不執筆濡毫。以痛駁之也。學生迫於義憤。而有此極大之舉動。其愛國之熱心。不獨全國人民所嘉美。卽國外人士亦多欽服。曹氏有悔過之誠。自當呈請免辦。尙可稍息全國之怒。乃計不出此。反於呈文中顛倒混淆。以殺人放火之罪名。加諸莘莘之學子。其居心之狠毒。已不堪問。覆案曹氏呈文中。有不敢言功。何來云罪之語。其顏之厚。曠代所無。更思牽引多人。以分其過。至於二十一條之恥辱。其經過事實。深印於國人腦海之中。而議員彈劾案內。亦已痛駁。辭詳意盡。故不復浪費筆墨。編者所欲痛駁曹氏。以免其蒙蔽國人。而雪往者八家報館。同時被封之冤者。厥在曹氏所稱歷來借款。皆無回扣之一點。曹氏所謂

毫無回扣。固實眞確。惟其舉弄之方。不在回扣。而所得利益。實較回扣爲優。此中黑幕。非揭破之不足以杜曹之口。而正其惡。查曹氏經手借款甚多。其漁利之方。皆在匯水。而不在回扣。他不詳舉。卽舉其順濟鐵路借款之事。順濟借款之交付。係由中日合辦之某銀行所交兌。當時日金價值照北京市價而論。約合銀元六十七元。銀行付款之價。僅合銀元五十三元。是每百元之日金之內。有銀元十四元之利益。不啻卽得八折之回扣。陽居清潔之名。陰獲豐優之利。於無形之中。損失國家之財政。增重人民之負擔。其舞弄之巧妙。心思之精細。雖曹瞞之智無以加焉。此其朦蔽國人之黑幕。既爲編者所揭破矣。而所謂足以雪往者八家報館。同時被封之冤者。又安在耶。嗚呼。我國人乎。猶憶去年九月。我北京十數報館。同時被封之事乎。赭衣入獄。幽繫兼旬。而使我報界中人。受繲綆之楚者。厥維曹氏。亦厥維此匯水之問題。請源源本本以畢其說。曹氏歷來借款。不取利於回扣。而獲益之匯水。此新舊交通系重要分子所共知者。

也。徒以無此膽量。無此嫌隙。不敢揭破其私。亦不欲揭破其私耳。而竟有揭破其私。幾羅巨禍之一人。其人爲誰。卽爲葉恭綽。去年六月舊交通系人以梁士詒海內歸來。共謀擁戴。而不能不有一金融之機關。以擴張其勢。於是議決以梁氏爲交通銀行之總理。而慮新通系之或有疑忌也。乃推葉恭綽向曹接洽。曹心忌之。徒以與梁舊日關係甚深。亦未便公然反對。遂陽許之。而陰曠日本某某二人。致書于曹。曹卽據此以詎梁氏葉恭綽陰悉其事。亦無可如何。而銜曹氏之心益切。遂思揭破其匯水之黑幕。以滅段氏對曹之信用。而爲報復之方法。其時段甚思借款。適有南潯鐵跡借款一百萬整頓內容之意。葉遂起草一南潯鐵路借款草案。送呈段氏。段展閱合同。亦聲明毫無回扣。段殊不見信。且謂此種毫無回扣之辦法。惟曹汝霖一人可以做到。決非他人所能行。繼閱不匯水。則較曹氏歷來所訂之合同相去懸殊。爲數極少。段益以爲訝。詳詰葉氏。葉氏卽舉曹氏以匯水獲利以充回扣之事。詳告段氏。段憤極。乃召曹氏而

痛責之。曹卽飾詞。匯水時有漲落。以護其短。段又爲所蔽。然而曹之於葉。已恨入骨髓。如芒刺在背。不得不除矣。閱數日。曹復僞草一借款合同。謂日本允借一千萬元。以全國鐵路建築權作抵。其實並無其事也。曹卽以此假草案送呈段氏。段甚悅。堅囑曹氏嚴守極端秘密。如有洩漏。卽歸曹氏負責。曹又於晚間邀葉至其宅內。夜餐畢。卽與葉閒談借款之事。並乘機以所擬草案出示葉氏。葉固心銜曹氏。遇事必思報復也。遂間接散佈其消息於新聞交通社。報界中乃根據新聞交通社之報告。而大聲疾呼。以警告國民。段旣閱報紙。知已洩漏其秘密。遂責曹氏。曹力自辯護。並謂僅告葉恭綽。他人皆不得知。必葉出言不慎。爲報館所探得。於是葉氏乃不安於交通次長之任。且並不敢托足於京都。報界中人乃因此之故而被封禁。此誠極大之痛史也。曹氏呈文中。其關於借款一節。其重要之點。卽在毫無回扣。以爲旣無回扣。卽無利益。旣無利益。何來賣國。故編者對於此點。不得不列敘其真相。以告我國人。俾不致爲曹氏所朦

蔽。且舉一以概百。而證明曹氏所述皆非真相也。

徐世昌對曹汝霖等之辭職。所以一再慰留。且極稱許其有大功勞於國家者。因近年以來。在北京政治方面占特殊之勢力者。首數安福系。次則新交通系。又次則舊交通系。曹汝霖本新交通系之首領。曾爲安福系建絕大之勳勞。頗得該系重要分子之倚畀。如段祺瑞徐樹錚王揖唐等。皆與曹章陸相依爲命。屢以曹汝霖不可出閣脅迫東海。東海陷於軍閥派之重圍。惟唯而已。且曹汝霖因反對進步系所提出之鐵路統一案。極力與舊交通系從事聯絡。舊交通系雖暫時未占政治上地盤。然其一種潛勢力（以財政交通兩部爲最雄厚）大有不可輕侮之概。自五月四日學生示威運動後。曹汝霖陸宗輿等益肆其靈敏手腕。暗幕中已將安福系與新舊交通系結爲一氣。其勢之強大。不啻北方之封豕長蛇。故徐世昌處此。無論國人如何責難。決不肯令曹汝霖去職。更有一駭人聽聞之消息。曹陸暗受某國委任。充某國財政外交等職。確有

三年之久。月薪較我國閣員尤重。數日以來。某國駐華之公使及公府某顧問。極力維持曹汝霖現有之地位。然則國人雖一致要求懲辦國賊。欲求其目的之完全達到。不知尙在何時也。

▲罷學游行之經過 此種消息一露。於是北京學界於五月三日始。不僅罷課。且游行講演。以警告國人（按本書爲篇幅所限。未能將全國罷學詳述。僅擇京都一方面之要聞。間及滬津漢大略。電文呈文一概從略）而政府爲軍閥派親日派之把持。南北和議決裂。賣國賊曹章陸益不能一日不資爲臂助。學生要求去職。當然不理。曹父哭泣請辭。汝霖答以非一人之關係。如是則學生等欲達到目的。甚難甚難。時學生已組織聯合會。一般幹事會中人。決不因難而阻止。雖被軍警壓迫。開會及各種行動均不便當。五七報四人差幸保釋。四日上午。各校學生講演團大隊出發。總數約千人。至三時被捕者近四百人。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之兵。圍困大學法科。旁列營幕。置鍋造飯。以爲永久之

計三百餘學生則圍困在內。慘遭毆打。並絕飲食。嚴閉在法科大體堂內。不許說話。其意蓋因學生人數衆多。關不勝關。乃佔據學校。充臨時監獄。蹂躪神聖之學府。真可浩歎。教育部無法可想。軍警眼中。直不許北京有教育。竭力做到辛亥年川路樣子。官逼民反。

各街市仍發現學生演講團。或數人一組。或數十人一組。在各處講演外交問題。在西四牌樓東四牌樓及東安市場一帶。聚集尤衆。當經步軍統領馬隊及警察等。勒令解散。亦將學生等擁至北河沿法律大學內。而該學校之周圍。更由軍警等加以武裝之警備。先一日有學生七人。在東安市場販賣國貨。被巡警捕去。晚間學界聯合會開會議。自四日起。一律赴街市演說。並決定不說談青島問題。亦不說抵制日貨。以爲格遵徐世昌命令之意。惟以勸人愛國。勸人用國貨。爲演說之宗旨。又決定如有人被捕。即全體赴該管官廳聽候處置。故是日上午十時左近。東西城各處執旗演說之學生。已紛紛密布。聞其數約二

千人警廳四出派巡警保安馬隊彈壓先勸學生勿說嗣將聽者驅散後即由保安隊等將演說之學生一體送入北河沿法科大學下午五時聞陸續送入者已有一千餘名之多法科大學因四周有保安隊駐守並電告教育部派員赴法科大學任管理之責教育次長袁希濤亦預備辭呈即晚提出軍警得學生演講消息後當即召集全體會議討論辦法討論結果俱主張逮捕惟俟學生至下午仍不回校即行下令執行各軍警機關早十點一齊召集所屬軍隊下午即分途追捕一時前門內外均行戒嚴直至下午六時止被拘學生數百人

▲鯤化之痛心日記 三日學生重行講演被軍隊拘捕多人而後形勢愈益重大據昨日所得各方消息則學生之講演仍在繼續進行而軍警之拘捕亦依然不放鬆以目下情形觀之學界風潮猶在繼長增高尙無收束之端倪也四日晨六鐘北京大學理科爲軍警佔據文科亦於十二鐘被圍軍隊約六七

百人已在門口支帳駐守。宿舍門口亦有軍警巡邏。前日被逮之學生仍閉置於法科大禮堂。未釋。聞有法科教授黃右昌君。日昨曾入內探視。據云學生無臥具。且食物亦不充足。爲狀殊苦。昨晨乃由各教員以私人名義。購饅頭三千。託中一區轉送入校。聊充各生枵腹。而是日各校學生仍四出講演。被捕者較前尤多。大約有七八百人之譜。綜合前後已達千人以上。法科各講堂遂有人滿之患。仍更拓理科大講堂爲補充之地。因之而理科大學昨日亦成爲拘留所矣。教員學生有受傷者。其中二人已送往首善醫院醫治。午前十時。北京大學學生講演第九團遊街演說。至哈達門大街。有警察數人始而勸解。繼而強壓。警察約二十人。一排蠶擁而來。並有步軍統領所屬之兵二名。將聽衆遣散。學生等亦被斥去。至十二時。該生等又在青年會門首演說。聽者甚衆。警察呼止不肯。旋有騎兵三十餘名馳至。遂將學生等捕去。又有學生八九人在東四牌樓講演。當說到沈痛之時。忽有某教士（中國人）躍入人羣。對衆言曰。某

係耶穌教徒。今年已六十餘歲。今日見國家如此現狀。外交如此失敗。實覺絕望已極。故余之憂國愛國。不敢以年老而獨讓於學生諸君。余爲林姓居某胡同門牌八號。若因今日演說。致觸官府之怒。請卽向該處捕余。余決不畏避。其演說詞甚長。聞者皆泣下。教士及學生哭尤痛。中間有學生說到（大家果有愛國心）（請出力爲學生後援）等語。聞者皆爲動容。下午二時。北京十五女校。在石駙馬大街女子師範學校。開北京女學生聯合會。決議對於連日各男校學生被捕事件。請願政府速行釋放。並請以後對於學生演講。勿加干涉。遂公同擬定請願書。全體携帶赴公府。面遞徐世昌。三時十五校女生。約六百餘人。齊集天安門。整隊赴府求見。當由徐世昌派秘書二人。接見女生五代表。該代表等。陳述全體女學生界請願之意思。並將請願書交該秘書轉呈徐氏。秘書答謂來意。卽當面陳總統。一星期內。自有答覆。女生代表反覆陳述詞意。極爲懇摯。聞秘書等亦頗爲所動。女生全體於四時許。退出公府。各散歸本校。聞

女生等。以政府尙未確實答覆。且連日仍繼續逮捕學生。事勢恐益重大。擬推舉代表數人。赴津敦請嚴範孫等來京調停。極力進行。務達到所請願之目的。且有分隊赴各處講演。軍警雖有干涉。但未捕人。

教育次長袁希濤氏。前日因學生風潮愈形擴大。三次晉謁錢幹丞。均被拒絕。袁氏自思無維持方法。乃於當晚將辭職呈文。送交公府。措詞異常堅決。昨早八時。教育部部員。乃約集各學校校長陳寶泉等。至學界俱樂部。磋商維持方法。全體公決。非先要求政府。將圍守大學之軍警解除。不能言第二步之調停方法。旋即推定教育部參事湯中及秘書某君。晉謁總理。嗣由某君提議。謂袁次長以代理總長資格。三日曾三次請求謁見總理。均被拒絕。足見總理對於此事。尙有隱衷。今日如以教育部代表名義。請求謁見。則總理當然照例拒絕。遂改由全體名義。要袁次長再盡最後之人事。請求謁見總理一次。以便陳述利害。袁不得已。復於昨日上午十時。晉謁錢氏。錢氏即問教育部。對於此次

學生風潮有無辦法。袁答教育部。因無辦法。故來請示總理。總理謂教育部。對於此事。既自無處置方法。余當仔細思量。一妥當解決方法。次復謂前次各院校長來院時。余已面飭其勸令學生早日上課。事隔多時。不但毫無效果。且近日學生反四出講演。政府除派兵圍守。禁其外出。試問有何辦法。袁復力求錢氏准其辭職。錢亦照例加以慰勉。袁氏遂告辭而出。然並未到部視事。各院校長以袁謁見錢氏後。仍無具體解決方法。遂於下午二時。聯袂赴院。請見錢氏。第派郭秘書長代見各院校長。除將連日各校情形。大概報告外。並要政府先將圍守大學校之軍警解除。然後再作調停之計。郭謂余（郭自稱）意亦贊成。先將兵警解除。惟一方面須勸導各學生勿再出外演說。各院校長將呈文一件。交郭秘書長轉交總理。遂告辭而出。是晚某要人力向政府當局陳述辦法。謂此次風潮愈鬧愈大之原因。實因政府學生各走極端之故。如欲調停此事。非請居第三者地位。又在教育界素有聲望之人物。出而維持。實無其他方法。

並謂嚴範孫張仲仁王亮疇范靜生等皆可以作此等調人。惟聞必須政府及學生兩方面有意轉圜，則嚴張等或可任此艱難。惟同時又爲某派中人極力阻遏。七校校長之呈文從略。主持公論最力者之校長爲代理北京大學校務工科學長溫宗禹、北京大學法科學長王建祖、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陳寶泉、法政專門學校校長王家駒、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農業專門學校校長金邦正、工業專門學校校長洪鎔、奔走號呼、挽救學生甚力。同時教職員聯合會亦有通電（電文略）請求公論。政府仍未予以滿意之取置。且謂學生年少無知，罷課乃少數人之意思。又謂學生爲人利用，非自動的，加以種種恫嚇，壓迫北京大學高等師範高等工業。先後被兵包圍，集會不准，講演不准，學生因此愈形激昂，團結益固。政府尙下明令責斥學生，保護曹汝霖等諸賊。學生以政府之對待學生無復圓滿之希望，愈覺憤激。於是北京大學法科（卽譯學館）遂變爲臨時拘留所。

北京學界此次舉動手續非常完密。學生出發時，不排隊伍，不露形色，將旗幟徽章傳單之屬，匿之懷中。至其地，則取旗高張，遂行講演。故事前警察毫無覺察也。警察捕學生，學生亦不抵抗，羣隨之而去。警兵問君等欲何爲，學生答稱：我們爲提倡民氣，維持國貨，挽救外交，以盡學生之天職。言辭非常溫和。警察因各城學生講演者太多，捕不勝捕，後忽思得一妙法，各城派大隊武裝警察，用強力解散聽衆，不捕學生。學生遷地講演，警察即隨之而往。見有聽衆，卽行驅逐。聽衆多少不等，被警察驅逐，非常憤慨。有大聲呼者曰：「他們熱心愛國，把國事講給我們聽，是正當的事。你們警察亦中國人，難道就不愛國嗎？」又派馬隊巡於街衢之間，見有學生講演，卽衝之而過，不捉人。故數千學生，僅只捕七八百人。講演停止之後，則變方而販賣國貨。當賣貨授與之時，學生卽告買者曰：「同胞呀！這是國貨，你們不要買日貨呵呵。」各校學生皆非常踴躍。所有熱鬧之市場公園，如新世界東安市場，中央公園城南遊藝場等處，莫不

有學生之蹤跡。買者亦非常感動。分明此物非所願買。亦爭先購取。表示極親敬極頌贊之意。且有至於垂涕泣而致謝者。此亦足見人心之未死矣。孰知政府仍不許。六月二日有學生在東安市場販賣國貨。又被警廳捕去七人。學生問警兵爲甚麼連國貨不準賣。警兵答也不知道。因爲上官命令不能不如此辦。俄而有警兵二三十人至。不由分說將學生捉將官裏去。捕學生之主腦明知爲曹汝霖等所隱唆。而承行此事者。則爲王懷慶。閱者亦知王懷慶爲何如人。當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時。王懷慶爲徐之中軍。民國三年王懷慶任征蒙司令。全軍覆沒。革去軍職。及一切榮典。王在淮軍隊中。遂一文不值。及世昌二弟世光任漢陽河工督辦。王聞訊面世光。口稱求二主人栽培。世光怒之。汝可去求相國。我無栽培爾之力量。蓋世光與世昌爲異母兄弟。素不和睦。懷慶眼中又素無世光。故世光以冷語譏之。懷慶面赧。俯伏請求。適世昌爲懷慶關說之書至。世光礙於乃兄之臉面。又兼懷慶一身軟骨。遂諾之。以懷慶爲河工督

防委員及工竣。世昌具呈請求開復懷慶原官。中央議准。而懷慶遂又出頭露面矣。自此王益感激徐氏兄弟。徐亦念王係多年舊僕。給函懷慶。令其面謁段祺瑞。於是大名鎮守使。遂爲王攬得矣。迨世昌僭稱總統。懷慶以主陞奴亦陞之關係。而幫辦直隸軍務。竟爲步軍統領矣。徐之用王也。利其能仰承徐意。不顧民意。蓋民與徐不兩立也。徐志在賣國。而民志在護國。趨向不同。衝突斯至。王既將學生拘去。四五百名。管押者管押。責打者責打。務將人民壓制。願當亡國奴。願爲東隣之臣妾。而後已。乃學生毫不屈服。北京商界均欲爲學生之後盾。以罷市對待之舉。正在醞釀中。人民與政府。肉搏之慘劇。將隨此蹂躪學生之蠻舉演出。當王懷慶段芝貴等。督率軍隊。在京各市場逮捕學生一千餘名。拘送大學校法科囚禁。後旋即奔入公府報告。時曹汝霖適在側。正與徐世昌商議善後大借款等。當即延入。王曰。學生講演。已用馬隊衝散。拘禁若干。逃逸若干。惟必須槍斃幾名。方足以遏囂風。不然。各省學生。羣相效尤。益難平靖。目

下外間的矚目。此次如何辦法。政府有無威信。咸以此爲斷。請總統從速下令。徐曰。勿操之過急。當相機爲之。王不懌曰。前因階平人太軟弱。總統以懷慶辦事尙認真。故提拔我。叫我來京。平此風潮。潤田仲和受盡凌辱。若不嚴辦學生。似覺對不過潤田仲和。言畢。舉座相視。半晌無言。曹見王出言衝撞。恐再說出他語。芹於徐無趣。遂怡然而對曰。足下精明強幹。總統時對予嘉納。此事總統自有合宜辦法。今日二位勤勞倦瘁。請香岩陪歸休息。段遂挽王興辭而出。同至府學胡同晤段祺瑞。告以徐所云。段曰。東海向來說話不着邊際。足下似未悟其意旨。我們先幹我們的。明日當再往請示辦法云云。王歸後。卽斂令兵士集手銬脚鍊多副。送往該校。

嗚呼。王懷慶之請求。眞覺荒誕。而曹汝霖之溫慰數言。儼然有代行代折之氣概。昔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類皆如此。小阿瞞迨師老阿瞞之故智耶。據中美通信社確實調查云。京師學生團販賣國貨。游行演講。而被拘者數在

一千以上。其拘囚地點。除大學法科及理科而外。尚有警察廳與步軍統領衙門。唯後二處拘囚之人數。合計僅十餘人。前二處在拘之學生。組織極其完善。每校舉出代表二人。組織被拘學生聯合會。另設幹事部。聯合會此議決者。內部由幹事部執行。外部供全體學生聯合會之參考。一切起居動作。皆有定時。秩序整然。監守之軍警私相語。以爲軍營中之齊肅。亦不過是。而學生被軍警毆傷者。日有數人。有方敦元（法文專修科）聶肇靈（高工）陳崢宇（高工）黃松梁（北大）彭世昌（高工）等。業由檢察廳及同仁醫院驗明確係打傷。同仁醫院西人已出具證書。明書學生決計依法提起訴訟。最可笑者。女子師範校長方還。當女界齊集天安門時。卽以電話通知警廳。請其加意干涉。及女生歸校。又加威嚇。不令入校。由教員方面出爲調停。方由各家長率領歸家。聞該校學生領回者。已過半數。所餘者皆外省學生。方之變計。壓迫學生。實係受安福派之運動。並允授以五等嘉禾章故也。再伊之子姪表弟等。既非教員。又非職

員竟長居校內。各種情事皆爲劃策。出入自由。學生側目。敢怒而不敢言。嗚呼。女校何等地。而竟容此魍魎也。颶風怒潮。愈轉愈急。學生之講演。既不停止。而軍警之戒備拘捕。乃更形忙碌。大有滿城風雨之觀。五日分途講演之學生。合約二千餘人。分三大縱隊出發。第一隊爲北京大學及第一第四各中學。在東西牌樓講演。第二隊爲法政專門學校。蒙藏專門學校。及崇德中學等校。由西四牌樓出順治門。出門時。遇軍隊多人。尾隨其後。學生沿途搖旂高呼。路旁觀者甚衆。軍隊並不拘捕。惟盡力驅逐路人。第三隊爲高師等校。取道前門。行至中途。忽遇大批軍警。前後擁護。此時集觀之市民漸衆。軍警揮之不去。正紛攘間。忽又黃色軍裝之馬隊多人。突入衆中。揮鞭如雨。竟有數人受傷。羣衆殊爲憤慨。有欲合力與之抵抗者。嗣經警察出而調停。乃將受傷者送入病院治療。衆始散去。又各隊學生。均有校旂國旂。繞行街市。秩序頗極整齊。軍警但追隨其後。未加拘捕。此學生講演之特別情形也。被拘學生。警察廳不給飲食。各校

教職。不忍學生之飢餓。各個人捐集款項。購備饅首麵包等。送與被拘之學生。然仍有不得達者。因之學生因飢而病者。頗不乏人。前日警廳有一公函致北京大學。謂昨夜及本日。迭有各學校學生一二千人在各街市游行演說。當經本廳遵照五月二十五日大總統命令。派出員警。盡力制止。百般勸解。該學生等終不服從。猶復強行演說。當時地方秩序頗形擾亂。本廳商承警備司令部。爲維持公安計。不得已將各校學生分送北京大學法科及理科。酌派軍警監護。另案呈請政府聽候解決。惟各該校人數衆多。所有飲食用具。應請貴校迅予籌備。以資應用。除函達教育部外。相應函達查照辦理云云。是日下午六時。有麵包之類。約十餘車。運入法科大學。聞卽各校餽送之食糧也。理科文科法科大學之軍警。及門口之張幕。忽於六月六日之晚。一律撤退。吳炳湘曾親至北河沿。向各學生聲言釋放。而學生反不欲卽時退出。據聞彼等尙有未能釋然之點。蓋謂此次釋放。是否完全恢復其講演之自由。當先詢明。如果恢復自

由固無問題。否則不如維持現狀。靜待後命。此被拘學生之情形也。至於各校教職員。因前日往謁錢氏。不得要領。欲發通電。又被電局拒絕。遂於昨日上午。在學界俱樂部。續開會議。適得警廳電話。謂吳總監請各校舉代表一人到廳商議辦法。衆遂舉定王家駒（國立法政校長）湯爾和（醫校長）二氏赴廳。經吳總監接晤。談論頗久。其結果吳總監請各校校長。將各校學生分別保出。各校長答以保釋一節。決難辦到。政府如有意釋放學生。應請先將圍守北京大學之軍警撤退。許學生出入自由等語。吳總監謂撤退軍警。政府已有此決議。下午當有正式文書通知北京大學云。各校長遂退出。故六日晚間。遂有撤退軍警之事實出見。此在撤退以前。各校職員與警廳交涉之情形也。五日下午四鐘時。西直門德勝門阜成門。忽然閉鎖數小時。聞係因風傳有清華學校學生將全體整隊入城云。四日北京十五校女學生赴公府請願。自男生罷課後。女生本擬取一致行動。後經女校聯合會從長討論。皆以爲如罷課。則家長必

召歸。反不如取上課之形式。同學皆得聚首討論國事之爲便也。本月三日。男生四出遊行演講。被捕數百人。至次日則女生亦步後塵。出發約百餘人之多。軍警雖嚴加干涉。而不敢拘捕。至午後四時。則有女生一千餘人。赴總統府請願之事。聞是日至天安門會齊者。有千餘人。已而整隊至新華門。派代表四人。錢中慧。吳學恆。陶斌。趙翠菊。往見徐氏。陳述意見。適徐氏因會各校職員。爰命陳子厚。秘書代見。女生說明來意。並要求四項。如次：(一)大學不能作爲監獄。(二)不可以待土匪者待高尚之學生。(三)日後不得再以軍警干涉學生愛國之講演。(四)對於學生只可誥誡。不應苛待。陳祕書答以願代爲轉達。學生之事。三日內政府當有明白表示。要求四項。限一星期答復。女代表遂興辭而出。整隊以歸。聞婦女救亡會會長楊玉潔。高小蘭。實爲該請願團之領袖。又天津女生亦派有代表加入。

學生愛國運動。前仆後繼。足以振起國人精神。稍有心者。莫不起敬。詎政府一

般宵小。喪心病狂。煮豆燃箕。噉使其爪牙。推翻約法。人民自由。逮捕學生。鞭笞毆辱。無所不至。前日有學生二人。教員一人。受傷甚重。聞爲軍警之槍頭短刀所刺。昨日尙欲將學生等一網打盡。適得上海罷市消息。京津商界且將響應。新國會議員鼓噪羣情憤激。政府乃稍稍變計。不再逮捕遊街演說之學生。然風聲鶴唳。政府嚇得手忙脚亂。忽而緊閉西直門。忽而派兵三十餘營駐紮天安門前。裝槍實彈。如臨大敵。東西城馬隊縱橫。行旅咸有戒心。不料日昨四時午後四時半。蹂躪北京大學文理法各科之軍警。忽然撤其營幕。掩旂息鼓。以去。學生等見其如此。不解何故。乃以電話請其某教員等到堂。說明有無詭計。一經解釋。學生等雖獲自由。猶不肯出校。今晨開學生聯合會商議。(一)質問政府學生有罪否。如果有罪請卽懲辦。否則懲辦逮捕學生之人。(二)要求政府懲辦國賊。(三)要求政府許可遊行演說。決議數條。卽報告教職員聯合會。請某某教職等與政府交涉。被拘學生自前日被禁于法科大學以來。有三十

六小時未嘗得飲食。嗣後經某某教員等往教育部交涉，始得粗糲之食物，聊以充飢。協和女子大學學生頗明大義，餽贈雞子罐頭等食物，以饗爲國被難之學生。同時女學界又派代表四人乘快車赴津，一面運動天津女學界，向往演說。現在京中各女學堂以半日專修學業，半日從事製造國貨，如草帽書包刷鞋油以及其他應用品，洵可謂熱心國事者矣。又據北京晨報云，本社記者於昨日（六日）下午四時先至北大理科慰問被拘之學生，至該校門首時見校門貼有（此間已下警備令……）一種布告，門口站有校警八人，警戒森嚴。記者入門時，頗受盤詰，後道來意，始由交際股幹事導入接待室，有學生十餘人出而接談。記者詢問日來經過情形，學生代表發言爲記者述之甚詳。據云：現在理科大學者共一百三十九人，皆北京大學法文專修館清華學校第四中學校山東中學五校學生也。初到之日，飲食起居俱極苦痛，現在已可照常矣。五日下午四時前後軍警忽然撤退，是何原因，吾儕亦不明瞭。唯吾儕非得

政府明白之表示。決不出此臨時拘留所一步云。某君並導記者觀學生宿所。皆以講堂椅桌爲臨時牀鋪。聞初到之夕。尙無鋪蓋。多坐而待旦者。觀畢。記者卽興辭而去。又至北大法科。校內戒備尤嚴。記者被導入交際股幹事室。由幹事接談。時教育部所派之四委員范鴻泰路孝植高丕塞吳恩訓正在室內與學生代表接洽一切。據幹事云。現在該處學生共八百二十七人。凡二十校。現時學生自組警備隊戒備一切。非得政府有一種滿足之表示。決不出去云。某幹事復導記者觀宿室。狀如理科。時數百學生咸在庭中蹴球運動。秩序尙佳。記者於六時興辭而去。聞昨日至法理兩科慰問被拘學生者。有國民外交協會女學生聯合會留日學生代表團北京教育會和平聯合會紅十字會商界各代表等。及學生父兄前往慰問者甚多。更有學生之家庭戚友送衣服食物入校者。尤絡繹不絕云。又一訪函云。北京學生游行講演被軍警逮捕數百人。拘囚於大學法科。五日學生出外講演。比四日尤爲踴躍。軍警逮捕毫不反抗。

截至午後三時拘留人數已達二千餘人之多。大學法科之臨時拘留所，至不能容。遂送至大學理科拘留。於是理科遂爲第二臨時拘留所矣。當學生講演之時，市民聽講者非常踴躍。雖被軍警衝散，旋復集合。法科附近有公民千餘人環堵而觀。見被捕學生送入法科時，大呼（中華民國萬歲）（學生愛國萬歲）。掌聲震天地。學生亦驩呼致答。軍警見此情形，恐釀事變，乃大加干涉。厲行驅逐。公民憤與軍警相抗，罵叱曰：（日本狗）（亡國軍警）。軍警亦無如之何。清華學校童子軍，年皆十二三歲，入城講演，極受市民之歡迎。雖被軍警屢加衝散，氣不爲之少沮。並手招市民告之曰：（各位呀，今日我們有軍警干涉，尙算是吾人之榮幸。到了亡國的時候，軍警全無，我們更要痛心咧。）後被捕，又向市民言曰：（各位呀，不要替我們擔憂，我們已下決心，不怕犧牲，況且爲國犧牲，何等光榮。各位不要擔憂。）並從衣底取出牙刷手巾之屬，以示大衆曰：（我們已知道軍警要捕，故盥洗等物都帶了來。）言下驩躍，高呼民國萬歲。

聞彼等被軍警送入第二臨時拘留所。駐防大學之軍警已於七日一律撤退。而學生仍團結不去。嗣經許多幹旋。乃於一日正午各回本校矣。聞其出發之先。有各校代表多人預來歡迎。彼此相見。悲喜交集。因攝影以爲紀念。又有軍樂隊奏樂。臨行時。大眾齊呼萬歲者三。(一)中華民國萬歲。(二)中國學界萬歲。(三)北京大學萬歲。呼畢。整隊出發。聞各校舉定總司令一人。指揮一切。沿途秩序井然。且行且呼萬歲。夾道市民亦應聲而呼。其發揚蹈勵之景象。得未曾有。隊中並製有各種旗幟。上有歡迎被拘同學等等字樣。由北河沿長安街轉至戶部街。復到中華門前。有清華學校等二支隊。在彼處佇立歡迎。城內學生至前門。遂各歸本校。城外學生則出正陽門。經大柵欄至順治門。亦分頭歸校。學生等有一宣言書。說明今後之態度。並言彼等回校之原因。乃爲注重實際的效果起見。若長此自封。不出校門一步。實無何等意義。又數日前因售賣國貨爲警廳拘捕之學生七名。當六號晚警廳已欲將其釋放。而學生反不肯

出八日乃由警廳內某處長向七學生特道歉忱。並備汽車數輛。始將學生送回校去。學生中有龍某染病。現尙在醫院中。北京大學之差役。自學界風潮發生後。異常勤勉。當學生被拘軍警圍守時。尤甚。聞竟有廢寢忘餐。晝夜奔走者。至八日午後。學生返校時。彼等復購紅花千餘朵。遍贈學生。聊作同情之表示。連日學界風潮並未平息。京中小學方面。日來且已有受其波及形勢。緣自袁希濤免職。京師學務局長不安於位。遂於前日呈部請辭。而其部屬之各小學校長。因亦有俟張局長辭職批准後。聯帶辭職之預備。倘此事當局不爲預防。而果令其實現。則此次風潮必將牽及小學生。在北京大學法科拘留之各學生。雖經北京政府撤退軍警。允准釋出。但各學生始終未肯回校。聞昨經某方面之多方勸說。並派員道歉。各校學生始於八日午分別回校。各校生先期列隊赴法。大歡迎。旂幟在前。並有軍樂隊奏樂。至校門呼萬歲不絕。午後仍有至各處演說者。教育次長傅嶽棠。昨早仍赴國務院商議解決方法。對於教職

員聯合會提出之三層。聞有酌量容納之意。又各校學生因其同學無端受拘禁之苦。特於九日開被拘同學慰勞會。聚首言歡。情同久別。互有激勵之語。又因錢氏曾派曾彞進秦汾慰勞。昨舉代表向二君答謝。並希望採用先日之六種主張。學生內部現甚安定。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函各報云。本會自成立以來。一切經費皆由學生等自由輸捐。從無向外界募捐情事。近聞有人冒充本會名義。在外招搖斂錢者。本會絕無此舉。特此申明。尙希注意。云。按學生自籌經費之說。自是確實。前有梁啓勳梁士詒等捐予鉅款。學生認爲不宜收受。立即退還。就此一端。可徵募捐之爲冒名招搖。而學生界之操守。亦有多者。故樂爲表而出之。學生聯合會九日派代表四人。北大學生張庭濟。法政專門學校學生劉琪。清華學生黃鈺玉。高等師範學校學生周馨。於正午到公府。求謁徐氏。當由徐氏祕書接見。四代表陳述來意畢。祕書略謂政府對於學生要求。已有辦法。三日內即可發表云云。四代表又至教育部。謁傅嶽棻。傅

云政府已決定辦法。稍待必有滿意之答覆。至學生全體到府請願之議。可以不必實行。萬一不能中止。則人數萬勿太多。恐怕與秩序有礙。學生七日恢復自由之後。延至十日。政府始勉強下曹章陸三賊之勉職令。學生目的。雖未完全達到。面子上可以勉強過去。此北京學生罷課後之大概也。外省首先響應。繼京學以起者。第一上海。流風所被。幾及寰宇。（上海六十三校罷課在公共體育場有極長宣言及紀載。限於篇幅從略。）上海各校中最積極進行。教職員最開通者。厥惟復旦大學。該校學生之愛國除奸熱度。爲滬上各校冠。餘始南洋大同。等。幾亦演大學法科理科之慘劇。蘇甯鎮揚杭嘉湖武漢津各埠。亦均有學生聯合會支部之組。及愛國游行演講之舉。惟杭州之楊善德。湖北之王占元。南京之王桂林。苛待學生。其嚴酷甚於王懷慶段芝貴。南京學生陳昌盛（金陵大學）武昌學生陳開泰（高等師範）兩人。一爲王桂林擊斃。一爲王占元毆成殘廢。皆此次驅逐曹汝霖之學界大紀念。

▲商界罷市之經過 上海商民激於學生之義憤。久擬採一致行動。六月三號在南商會開會。被徐國樑派武裝巡警干涉驅逐。商民痛憤已極。繼得北京逮捕學生答責錄。鑄之信。知北庭決與國民宣戰。乃於六月五號始一律罷市。其門首有書（坐以待斃與汝偕亡）者。有書（商學一致爲國雪恥）者。有書（廢除密約驅逐賣國政府）者。有書（還我學生還我自治）者。沿路及電車上隨處有人演說。辭氣均極激昂。風潮擴大。正不知底止。至六號景象更爲一致。華租各界各商店門前均貼（不除國賊不開門）字樣。表示決心。較五日之多。數僅注意于救學生者。更進一步。雖官廳方面極力阻撓。而民氣不爲少殺。直至十二號開市。前後七日。可謂堅決矣。茲將當時各方面情形彙列如下。（英租界第一日）五日上午七時南市各店舖首停營業。風聲所至。九時許。南京路永安公司首先收市。不一刻各馬路相繼閉門。其仍在交易者。惟小食物店而已。新世界游戲場亦早停止售票。晚間各舞台均停演。當正午時公共公廨

正會審官關炯之君親至頭門前烟紙店酒店勸令開市。各店雖唯唯遵命。然僅令學徒夥友開門一扇。關君復帶同駐廨西捕頭惠勒至左右各店鋪挨戶開導。然仍旋開旋閉。亦可見各人義憤填胸也。銀行錢莊雖未停市。已開會決議飛電北京要求懲辦國賊。次日亦一致行動。駐滬外交團得悉全埠商界罷市後。與市面大有關碍。因即分函交涉公署公共公廨迅籌良策。消弭禍患。適交涉員楊小川因公北上。故僅由關炯之赴護軍使署請示機宜。併往南北兩商會磋商解決方法。下午四時。萬國駐滬商團一體戎裝荷槍。從司令部出發。分往公共租界內各要隘防守。救火會西員亦各戒備以防不虞。(第二日)南京路福州路湖北路廣東路寧波路漢口路九江路雲南路山東路山西路新開路浙江路貴州路靜安寺路西藏路福建路等處店舖。仍一律閉門。較第一日尤爲整齊。其一種慘淡景象。令人感動。故北京如無滿意復電。恐今日(七號)工界及勞動界亦將繼續罷工。各酒館各食物店點心店。雖大義所關。亦

願罷市。奈菜蔬已早購備。故不得已聊爲應客。以免拋棄血本。昨日始已完全停止營業。前日午後。南北市金融界全體會議後。已決議除本票到期照兌外。其餘進出。概暫停止。俾與商學各界一致行動。大舞臺天蟾舞臺等各戲園伶人。及新世界大世界各游戲場內。說書評話戲法玩具各部人員。以園主場主。均主張罷市停鑼。但所受損失。較他業爲鉅。故咸願犧牲一切利益。將包銀薪水等項。按日扣除。以輕園主場主之担負。藉資持久。而各人亦稍盡國民一分子之義務。華商電車公司賣票司機人等。昨已全體罷工。英美電車公司亦有多數人員請假。故各段電車開行者。較前日爲稀。各小菜場除菜蔬鹹魚照常出賣外。而鮮肉魚蝦等物甚少。猪羊等肉則已完全停業。本埠外交團以銀行錢莊亦已停止。劃條稅餉單本票。與中西商業前途大有關係。前昨兩日在南京路議事廳會議後。卽分別電稟駐京公使團。轉咨外商兩部。要求卽日將風潮平定。俾免遭商業上之損失。工部局派全班包探馬巡。並借用電車公司接

線汽車強迫除去旗幟傳單。但商家多改爲不用日貨。仍然懸掛。因不用係出諸自願。所以要掛旂幟者。誠恐別人不知。以日貨之買賣時來糾纏。此項理由甚爲充足。(第二日)各店夥因政界各機關既無相當之表示。北政府又無圓滿之復電。且受外界之激刺。更爲憤懣。以故昨日各馬路之狀況。較前日又形增進。竟有將店門緊閉。以示非達到懲辦僉壬。釋放學生之目的。誓不開市之決心。麥高雲總巡除通飭各捕房捕頭加派中西探捕及特別巡捕騎巡印捕分班按段梭巡外。並商請萬國商團司令部派隊幫同彈壓。復以各商號所懸白旗及粘貼傳單。言詞均近激烈。轉令中西探捕挨戶勒令收藏。間有不允者。即用修理電線之汽車載運印捕將扯旗之繩割斷取去。並將門首傳單概行剝除。然各店有將旗高懸二層樓之上者。至各方面秩序。則各學生竭力勸告維持。故較前兩日大爲寧謐。又商業公團聯合會。學生聯合會。均印西文傳單。分送寓滬各國西商及各商團團員。表明對此次舉動。純爲絕內無仇視外人。

之意。且必始終平和秩序。故外人方面亦暫少誤會者矣。公共租界各妓院亦激發天良。追隨商界之後。前日起多將銅牌收進。拒絕應徵（第四日）各舖戶各秉國民愛國天良。甘願犧牲。預籌不達懲辦賣國賊。釋放學生目的。永不開市。以示堅決。間有爲利所誘。趨向官廳。意旨之少數。大店主亦被義憤所激之。店夥學徒所反對。故昨日市况較前兩日更爲沉靜。而前晚南京路等處之秩序。尤較前兩晚爲佳。各商舖門首均粘貼一種勸告。大書愛國同胞無事。切勿在馬路閑游。或成羣結隊。叫喊拍手。此種舉動實屬妨礙公安。恐惹起外人干涉。其各戒勉等字樣。並由學生隊童子軍分班站於各要道。向衆以誠懇之詞泣告。故罷市後之租界秩序非常安寧。各商舖除照常懸掛白旂粘貼警告外。並有等商號加貼極長白紙一條。大書在總商會議決。俟大總統明令將國賊免職。釋放學生。頒發而後開市。福州路之昇平樓青蓮閣。南京路之冠羣芳五芳齋點心店。明明眼鏡公司。匯通電燈公司等。預備茶點。歡迎童子軍學生隊。

入內休息。惟人數衆多，地方遼闊，勢難遍及。因於昨日起，用條箱滿置茶點，各物以學生數名押令扛夫肩抬而行，俾得在各路照料各學生，可以隨地飲點爲便。（第五日）公共租界內各商民各團體，以政界各機關仍未有相當之表示，北京政府亦無懲辦國賊釋放被捕學生之復電，倒行逆施，視人民如仇敵。因此商界更爲憤激，熱度較之前日尤爲增高。一律將大門緊閉，誓不開市。午後由商界領袖某君，邀同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聯絡一起開會決議，決定拍電致北京政府，要求有二：（一）將被捕青年愛國學生，以優容對待，一律釋放。並准許以後自由演講，軍警不得干涉。（二）將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付諸法廷。按照民國現行新刑律第三章外患罪第一百另八九條第八項（受中華民國之命令，委任與外國商議圖利自己，或他人，或外國，故意議定不利中華民國之條約者，不問批准與否，處以無期徒刑或二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一百另九條中華民國人民，意圖使中華民國領域屬於外國，而與外國開始商

議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之罪）懲辦以順輿情而謝天下。若不達到目的。則商學各界誓不開市上課。工部局第三次發出佈告云。（照得本局爲維持界內公安及保護安分居民起見。現特警告衆人。應知除領事署人員及有約西國之水陸軍官或由本局所特許者外。不論何人。不論何事。如果穿着軍衣或佩帶徽章衣帽記號。表明某會某團體者。一概不准在路上行走。或到公衆處所。再不論何人。不論何事。如果携帶旗幟披肩帶或華文或西文記號者。一概不准在路上行走。或到公衆之處。如有人胆敢故違警告。或干涉巡捕。或本局特派人員維持治安者。或強佔本局應享之權。或犯擾亂公安之罪者。卽行拘送該管官署。嚴行懲辦。決不寬貸。再此警告。卽於六月九號禮拜一下午四時。認真實行。各宜遵照。切切特此警告。）午後四時。駐滬萬國商團馬步兩隊。奉令出發。至公共租界內各馬路往來保衛。而捕房除原有派出之中西巡捕外。亦加派印度騎巡。及特別巡捕。協同維持秩序。工部局於昨晨

遍發警告後。卽通知捕房。派捕傳諭。界內大小商號。於今日開市。而商界以北京賣國賊尙未懲辦。所求之目的未達。願受營業損失。以待圓滿之答復。清晨有少數形似工界中人。同至滬西赫德路英美電車公司棧房左近。聚而不散。頗有鼓吹電車公司賣票司機人等罷工意思。被靜安寺捕房捕頭得悉。以妨礙治安。卽飭中西探目前往。將爲首一人捕去。經捕頭諭令押候解訊。晚八時許。有學生一隊。執有白布大旂兩面。上書愛國同胞切勿暴動。至福州路有一特別巡捕上前干涉。以工部局出有警告。欲執行其職務。旋因尾隨之人愈聚愈多。行至山西路口。該巡捕見隨者更衆。遂將白旗取去。讓各學生自由而去。旁人亦卽分散。童子軍及各學校學生。於前晚仍手執切勿暴動小旗。輪班在南京路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廣東路河南路福建路浙江路熱鬧之區。輔助捕房維持秩序。成績頗佳。而商鋪夥友。組織商團救國一心團亦加入。惟經過之南京路美華利史維記惠新登全新昌等鐘表店泰豐罐頭食物店浙江路

口萬國儲蓄分會均備有茶點。並各派夥友二人。身纏白布。上書商家保安隊。在門首照料歡迎經過之學生。隊童子軍休息。款以茶點。自工部局發出佈告後。學生聯合會與各團體。立卽通告各學生與各團體中人。將所纏白布徽章等樣識概行解除。齊集在各團體機關。會商進行方法。惟女學校中之熱心女士。則仍頭戴白帽。於酷日之中。在各馬路游行。並分發傳單。南京路新聞愛文義路大通路等處之各小菜場。自九號起。菜蔬亦一律罷市。駐滬領事團於昨詣江蘇特派交涉公署。詢問對於商店仍未開市。應作何種辦理。並且各學生團體連日在界內列隊遊行。關於租界果無此權。應請迅行勸止等語。由交涉科長接見後。均允轉函各界。迅行開市。云文匯報云。萬國商團於午後三時出隊。特別西捕亦均上差。各汽車行汽車夫。已一律罷工。私家所用之汽車夫。亦大半罷工。耶松老船塢。已完全停工。瑞鎔及其他船廠。非形勢猝變。亦皆將於十日罷工。云小菜場仍不開市。(第六日)各商店對於商會通告。毫不爲動。依

舊一致閉市。甚爲堅決。並聞有南京路大商家一百五十餘家。昨日下午在貴州路報本堂開會。議決堅持辦法。非得北廷確實表示。不願開市營業。當時即互相聯絡結合。爲南京路商店聯合會。昨聞盧護軍使交涉員等與外交團議。有勸導各商開市。各工人上工辦法。如再相持。惟有相當對待。又工部局知照界內各商務。於本月舊曆十四日照常營業。英文滬報云。今日(十日)商界仍閉市。各店舖均言。俟達到懲辦國賊之目的。當立即開市。今日各學生從工部局及友人之勸告。完全不活動。德律風工人。於今晨罷工。有外國少婦數人。相助接線。惟以無經驗故。外人所言電話碼。雖能辨明。然當華人搖鈴請其接線時。每多誤會。萬國商團麥克沁砲隊。於今晨派往楊樹浦。昨日有一種無稽謠傳。謂學生中實有過激派數人。且由過激派接濟金錢云云。此種謠言。必係日本人方面傳出。鄭家木橋下志成桂元店經理王宗藩。刺血書字。昨又有泣告愛國同胞書。標榜該店門前。促起國人之義憤。若該經理者。可謂熱心矣。(第

七日）各商號因曹汝霖免職之京電。雖已到滬。其罷黜陸宗輿章宗祥及免曹之正式命令。尙未頒佈。故仍一律閉門。各馬路之秩序。仍井然不紊。頗爲安寧。前日午後。有形似銅匠之工人數十名。手執切勿暴動之白旗。列隊游行。至西藏路一品香門首。印度騎巡上前阻止。繼而衝擊。勢甚洶湧。各工人咸以文明對付。任被衝撞毆擊。如是者數次。旋由引導爲首之工人。向工人勸導。因此該工人等無有一人向騎巡印人抵抗。當被將工人手中白旗取之而去。途人見者。咸謂工界中人有如此文明程度。足以令人欽敬。電機匠李恆林。有勸令英美電車公司機器棧銅錢機匠罷工之嫌。被拘入捕房。昨晨解廩。由教士西人聲稱被告此舉。係愛國起見。並無別種非法行爲。應請免予深究。中西官判李交一百元人洋並保。於半年內不再犯事。

（美租界第一日）昨晨九時起。美租界各處店鋪。除洋商絲紗廠照常營業外。均一律罷市。並在門首大書商學一致等字樣。稍知愛國者莫不感動。惟吳淞

路文監師路怡和康米店兼兩替屋。於午後四時許照常營業。並將食米五斗售與某日人。當有多人上前詰問。一時門前圍觀者甚衆。未幾該店亦相繼閉市。(第二日)大小店鋪除洋商及少數潮州押店老虎灶餅攤照常營業外。其餘已全體閉門罷市。並于門首粘貼各種勸告傳單。非達圓滿目的決不開市。午後四時許。有匯司捕房七十五號三道頭西捕會同萬國商團英國隊團員七八名。率領華捕一名出店二三名。將海寧路北浙江路等處各店鋪門首所貼傳單字樣一概扯去。並令將所懸白旂一律收藏。惟隨扯隨貼者甚多。(第三日)美租界各商號因罷市後北政府仍無相當復電。非常憤激。各於門首大書不除國賊不開門義不返顧人心不死壓力無用等各種字句。以示決心。且恐強迫開門。竟預書召盤等條以備答復。除絲紗各大廠有關貧民生計勢難停止外。餘如北浙江路之信通織布廠等均一律停工。愛爾近路嘉興路提籃橋楊樹浦等處之小菜場。除蔬菜外。餘不多見。而虹口蓬路之三角場菜市。

則連蔬菜均無矣。前昨兩日。雖有男女各校學生執旂列隊游行。然旂上所書均係泣告同胞切勿暴動等字樣。且均嚴守秩序。以故捕房並未干涉。而地方亦無意外之事發生。洵可謂文明對待。楊樹浦捕房捕頭強生君。昨見報載有某日本紗廠等三家男女工人全體罷工之說。因未據探捕報告。殊爲詫異。立飭中西包探往查。知各廠仍前日夜開班。並無停工之事。(第四日)昨日虹口各商號仍一律閉門。門首咸貼不達目的不開門之警句。各租界捕頭因秩序頗佳。除加派特別巡捕幫同巡邏外。商團並未出發。地方亦無重大之事發生。(第五日)昨日虹口各店鋪之罷市狀況。仍甚堅決。各小菜場之小販。已寥寥無幾。界路承德里儉德儲蓄會預備茶點。派員在外招待各校學生童子軍。及商界一心團團員等。入內憩息。(第六日)各商號均仍一律罷市。各小菜場之蔬菜担。亦寥寥無幾。間有將豬牛肉私自出售者。一經各該同業瞥見。始則携至公所議罰。繼因擅自攜取之物。似與工部定章有所抵觸。故復議將煤油澆

洒於肉上，俾得無人顧問。虹口各捕房捕頭，以連日工商學界之罷市風潮，日形澎漲，絲紗各廠工人亦躍躍欲試，故對於督率中西探捕，日夜梭巡，非常注重（第七日）各商號對於罷黜曹章諸人，尚未見有命令，故仍一律閉門罷市。而工界中之銅匠翻砂等團體，已與商學界取一致行動，各捕房捕頭於前日下午起，復請萬國商團特別巡捕幫同梭巡。

（法租界第一日）五日七時，小東門外各店先行罷市。至八九時，法大馬路及新租界等處亦一律罷市。大世界遊戲場亦停止售票，各店門首所貼白紙書字，均出於自動意思。地方安靜如常（第二日）昨日各店一律閉門，小菜場祇有鄉人售賣素菜，售鮮貨者寥寥無幾。午後施總巡諭令各探捕，撕去各商店門首所貼傳單，然亦旋撕旋貼。電車公司賣票員及司機人本議昨晨起一律停工。後由大班某君婉言勸阻，多數人聽從，即行上車執業。少數人勸阻無效。大班亦不相強（第二日）大小各店繼續閉門停業，各菜市祇有鄉人售賣素

菜鮮貨殊不多見。至八時有一年約六十餘歲形似小販操寧波口音之老者。向各菜攤勸告明日不可再設攤售賣。法捕房施總巡以地方雖安靜如常。仍須思患預防。故加派中西越各探捕照前出外巡防。落差各捕均須駐紮捕房。不得擅離。下午添派越捕一百餘名。分十人八人爲一排。均各擎槍攜械。分往新老兩租界通宵巡察。石西探長昨日率同譯員曹炯泉探目黃金榮包探邢阿生等。向各商店婉勸開市。各店主雖受勸告。然仍照常閉門。(第四日)各商店昨日雖有人勸告開市。均置不理。法捕房施總巡以巡防不可不嚴。故連日加派崗位。又派越捕一百餘名。均各擎槍嚴巡。有商界維持會中人持四五寸闊四尺餘長之白竹布書中西文。幸勿暴動字樣。至法租界各商店。每店每布一條。並勸各店中人圍在身上。以維本街內之秩序。(第五日)法租界除飯粥店點心店外。各商店均一律閉市。甚爲堅決。法捕房施總巡諭令中西越各探捕。仍分往新老兩租界。嚴行巡察。以維治安。界內各菜市。前日被形似小販數

十人。逼令各菜攤停售。昨晨菜市上市之際。捕房恐有無意識之人。故技復萌。向各攤主逼停售賣情事。故加派探捕前往各菜市巡察以資保護。昨日法公董局總董韋發出佈告一道。徧貼通衢。與公共租界佈告同不錄。(第六日)各商店仍舊罷市。極爲堅決。各捕房加派中西越各探捕。分往新老兩租界。法商義勇隊各隊員。亦各身穿制服。乘坐救火車分往新老兩租界協助巡防。(第七日)法商電車電燈自來火公司。日昨全體華人。午時在公司中客廳內集議。咸謂自來水電燈電車三項。乃居民日用所需及交通便利關係。一旦停止。非特無補於救國舉動。深恐激成暴動之危象。是以全體議決照常執業。實力維持。各商店昨日仍一律閉門。大自鳴鐘。捕房正捕頭以該管地段大商店居多。故戎服佩刀。親自出外督察。界內各菜市。昨日捕房在四週派中西越各捕。嚴加巡察保護。故無逼停滋擾之事。

(國境第一日)南市商界。三號之夕。聞縣商會禁止開會。北京拘辱學生等消

息一致憤慨。故向商鋪請求一致進行時。均一律簽字。間有不允者。經學生跪求。無不共發決心。惟十六鋪各水菓行開市最早。各學生先於天未黎明時。紛紛向衆懇求。並在路旁跪求不已。各店商觀此誠意。一體贊成。遂卽全行罷市。城內各商號罷市後。各家店夥人等。同抱義憤。雖經巡警勒逼。不爲所動。各夥多聚集門外。分貼警告。邑廟豫園內各茶肆照相館玩物攤等。亦於頃刻間。收攤歇業。以示一致行動。聞北寶山路虬港橋胡家木橋各工廠店鋪行號。五號晨首先閉門。停止交易。大統路恆豐路一帶。上午依舊營業。迭經商學界熱心人分頭哀告。聲淚俱下。一般商民良心發現。遂於十二時相率休業。四五兩區各署所暨陸軍三十七團各長官。率同長警憲兵馬隊。挨戶勸導。照常開市。不生效力。(第二日)南市各店家門上。俱粘貼不除國賊不開門字樣。地方尙形安謐。各警區警官。分向各店家分投勸諭。令速開門營業。乃各商店等仍堅持決心。故未有効力。盧子嘉護軍使。於是日上午十時。會同沈寶昌徐國樑邀集。

兩商會會長會董暨各業領袖。假南市縣商會開緊急會議。並邀教育總會及學界各代表一併蒞會與議。以便磋商解決方法。城內各商店全體罷市。比前兩天更爲堅決。徐國樑令飭各長警等從大小東門一帶開始勸導開市。各商店咸謂我商業各有公所。如有確實信息。必由商會知照公所領袖轉知我等。斯時自必開始交易。此時無勞君等勸導。該巡警見無效力。祇得廢然而返。各區與各分所救火會。每夜各派會員在各區所防守。直至天明後始止。華商電車公司總理陸伯鴻。因聞官廳勸導明日開市。故於昨日午後三時起開駛電車。照常往來載客。惟恐有人阻撓。特由憲兵第一連吳連長派兵五名。隨車保護。(第二日)南市自各商行號罷市以來。昨已第三日。徐國樑令傳各區署所警正佐分投勸諭。迅速照常開市營業。乃各商號均堅執不允開市。昨日錢業中已實行停解莊票。各烟紙店兌換鋪等。因現洋銅元缺少。對於鈔票兌換現洋。亦暫行停止。聞銅元每元僅易一千三百文。惟秩序仍尙安靜。盧子嘉特傳

令軍警各界於前晚爲始重行戒嚴。一體加防。其第一區警署并滬南工巡捐局均派三十八團步兵兩連。在彼日夜駐防。各商家提議聯絡要求官廳豁免一切捐稅。所有昨日進口之貨物。如沙船運到者。一經抵埠。先行上棧存儲。暫不報請納稅云。聞北四五兩區各署所境內商號店鋪。於五日起一律罷市。工廠惟商務印書館印刷工人停止工作。絲廠除錦華小烟窗兩家業已停工外。其餘絲紗廠女工照常開車。學生團手執白旗游行馬路。旂上書謹守秩序切戒暴動等字樣。地方尙種安謐。八日各商仍未開市。下午各絲廠同業在闌北恒豐路恒豐絲廠開會集議。有今日一致休業之說。菜市如肉莊魚販。昨日已停交易。市上只有菜蔬鹹貨可購。恐今日亦無從置辦矣。城廂各商店得商會通告後。大多數以爲北京正式命令未見發表。恐難據以爲實。仍應靜候確音。因此均各照舊全體罷市。徐國樑昨日又飭游巡保騎巡偵緝各隊士。不分晝夜輪班駐防。交通斷絕。前晚城廂內外商民人等爲警阻止。不能回家到店者。

不知凡幾。罷工各匠人。昨晨起手執白旂警告游行。秩序井然。鮮肉莊同業七日上午。有滬城虹橋西首正和肉莊暗中私宰猪。只在店中出售。嗣爲該同業察悉。報告香雪堂公所。以便擇日開會處罰。(第四日)聞北方面當稱安謐。一切手藝作場。亦一律休業。各機關店鋪所掛白旗。除抵制日貨字樣外。並有不誅國賊永不干休再進日貨全無心肝等語。或以白紙書寫懲辦國賊救護學生等詞。粘於門上。可見民心堅決。有不達目的誓不甘休之勢。聞北南經董錢允利於罷市之第一日。即拍電北京政府。請求懲辦國賊釋放學生。一面勸各商謹守範圍靜候解決。又因米糧爲我人日用最要之物。勸衆商不可藉端加價牟利。致釀意外風潮。長安路慶永華絲廠。新開成都路裕大絲廠。據聞均有某國人股本在內。刻該業中人公議擬責成該經理謝郎二君將某國股份一律收回。否則將屏諸同行之外。以示棄絕。城廂內外及南市一帶。各商店仍舊閉門。軍警強迫無效。而南市華商電車公司。並華商內地自來水公司。六日下

午起。已奉軍警兩界各派軍警分往妥爲保護（第五日）開北各商業。除米糧食物點心蔬菜外。其餘一概仍未開市。如華洋交界地點。仍由軍警阻止交通。搜檢行人。凡住居共和路梅園路各居戶。因接近三十七團團部。入夜後一概不許出外。即欲在左近走動。亦所不准。行止不能自由。人心大起恐慌。市上謠傳紛起。此項戒嚴令。實足以妨礙安寧秩序也。城廂南市各商號依然停止營業。惟菜場上菜蔬鹹貨及點心食物。爲日用所必不可少者。尚可購辦。其餘店鋪均緊閉不開（第六日）開北方面。除軍警晝夜出巡維持秩序外。慈善團惠兒公學童子軍。暨各學校組織之糾察隊。各執白旗分段糾察。切戒暴動。故地方尙稱安堵。九日下午三時。由商界發起。假開北慈善團決定成立開北商業公會。各業到會者一百七十八人。經衆議決。此次罷市。係出商界自動。純爲熱心救國起見。非達到懲辦國賊釋放學生廢除賣國條約等目的。堅不開市。庶各商犧牲之代價。不致虛擲。嗣後遇有緊要事變。隨時召集會議。俟時局解決。

衆商一律開市後。另覓相當地點組織正式機關。然後公舉正副會長。主持會務。云。午前十時。聞北軍警奉上官命令。挨戶勸告店鋪照常開市。無如衆商志甚堅決。置之不理。間有用強迫手段。勒令開門者。不轉瞬間。依然關閉。民意之不可侮如此。寶山路庫倫路等處之住戶。多有開放龍頭。而無自來水。頗爲驚訝。據說華界自來水廠之工人。因前晚兵警在南市圍學校捕學生。羣情憤激。乃相率罷工。爲之報復。城廂內外各商店。因北京政府無圓滿答復。尙一律罷市。加以昨日又逢星期。勞動工匠。停業後在途遊行。故軍警方面分投出發。擇要駐防。而童子軍學生隊等。誠恐軍警與商民言語之間。或有衝突。故於軍隊駐紮巡警站崗地點。派有童子軍與學生等在旁照料。極爲周到。而華商電車停駛後。黃包車生意。異常發達。(第七日)南市各商店。昨仍閉市。而中國電話局內接線生。昨日均全體不願應職。一律罷業。旋經各機關各團體得悉。以現值罷市風潮緊要時機。全賴消息靈通。特紛向該局詰問。旋由該局長設法。

酌留數人在局應事。故於午後仍照常傳遞。十六鋪有寧波人戎鳴文手持傳單向各店鋪分發。爲第一區趙署長所見。卽帶入署中。由商界愛國維持國中華職業學校代表王宗藩唐華軒陸友白楊立人等聲往具保。旋得允准保回。大小東門及十六鋪新老馬路大小各商號已由各該業領袖分發通告。令次日開市。而昨日各商店仍罷市如故。水木業工匠昨日一律停工。午後由工頭率領列隊在城內外游行。華商電車公司於昨晨起開始營業。淞滬警察廳徐國樑奉盧護軍使令飭頒布戒嚴命令。晚間斷絕交通。前晚（十日）起八時以後不能通行。商民極感不便。借宿北市親友家及旅館者不少。典當昨早有數家開市。半日未到下午卽行收市。宰猪公司因連日存積猪只甚多。臭氣炎熱。誠恐猪只色變。故於昨日宰猪數百頭分送城內外各肉莊門市出售。聞北前晚發現總商會具名之通告。商家見之甚爲詫異。卽以電話向總會詰問。以軍使道尹担保懲辦國賊。萬難信任。故至昨日各商號尙不允開門。以示堅決。

方秩序。仍由童子軍及各團體之糾察隊暨軍警等極力維持。上所述者。爲商界罷市苦痛之經過。各團豔責問北庭之電。雪片份遞。歌日所發之電。爲上海縣商會。江蘇省教育會。上海縣教育會。寰球中國學生會。上海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游美學生會。華僑聯合會。中國基督教聯合會。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出口各業公會。上海商業公團六十二公團聯合會。上海總商會。廣肇公所銀行公會。錢業公會。書業公所。日報公會。紗廠聯合會。紗業公會。麵粉公會。浙江旅滬學會。紹興同鄉會。山東協會。保國會。平和期成會。聯合會。旅滬商幫協會。全國和平聯合會。粵僑商業聯合會。洋貨商業工會。麩業公會等。三十電。麻日所發之電。爲江浙皖絲廠繭業總公所。滬商夥友聯合會。書業商會。十九市鄉經董。潮州會館。平民政治研究會。愛國同志團。小學校聯合會。江陰旅滬同鄉會。四明公所。皮商公會等十一電。陽日所發之電。爲中華國貨維持會。嘉穀堂米業商會。布業總公所。燒酒業公所等四電。庚日所發之電。爲中

國烟酒聯合會。江北旅滬同鄉維持會。木鐸社。虹口昌明學校。紗布公所。茶業公所等六電。青日所發之電。爲提創全國工廠實業急進會。浦東工商兩界。寶山各團體等三電。蒸日所發之電。爲湖北旅滬同鄉會。南匯縣商會等三電。尙有個人電報。如徐紹楨君等。綜計不下三百餘電。電文大致相同。故均不錄。各商罷市期內。上海官廳方面。多方取締。要之官官相護。同惡共濟。茲將當時情形略述之。(一)盧永祥 (包圍學校) 外日暉港南洋中學。罷市期內。由軍署特派士兵十六名。在該校前後駐守。阻止自由行動。(拒絕發電) 沈信卿。黃任之。朱叔源。朱少屏。四君。往謁盧護軍使。請求速電北京政府。陳述民意。盧答以未便。沈等又謂可否代各團體發電。盧仍謂未便。不如請各機關自行電請。惟謂學生決不加以虐待云。(大派軍隊) 盧護軍使既聞罷市消息。卽飛令步兵三十八團馬團長。調派第二營全營。分往老西門沿民國路經拱辰門老北門等處站崗保衛。又飭第三營全營。分駐十六鋪及中華路之大東門小

東門並民國路之新北門等處。又飭京畿憲兵第一連連長吳金亭。督飭徐張二排排長率領憲兵三十名。佩械乘騎分途監察。又令步兵三十七團陳團長督飭所部三營在闡北巡邏彈壓。(二)徐國樑 (大捉學生) 四日下午有學生在小東門裘天寶銀樓附近演講亡國之慘。一時聽者甚衆。徐國樑得偵探報告。即派保安馬巡隊等前往解散。旋又乘汽車到場。下車後。大罵馬巡隊長及巡官之無能。謂一羣小學生。尙不能以武力壓迫解散。設遇盜賊。如何是了。隨又大打巡警以示威。遂親自捕去十四歲與十六歲之小學生二人。交一區二分所解廳管押。並聞有大施威嚇之舉。翌日學生數百人到一區二分所請求釋放被押學生。初無結果。而闡北四區二分所又捕去十五六歲小學生三人。徐國樑又對各巡警一律發足子彈。如臨大敵。並任警廳開緊急會議。謂上海地方已經發生二次義和團。此事余(徐自稱)決不姑息。非打不可。此已經被捕之學生。當嚴辦以儆效尤。警廳各課長謂如此恐激動衆怒。徐不聽。當

卽面諭各局區長。所有報效廳長之空名巡警。二日內補足。各處均添派雙崗。會議既畢。爲時已近天明。聞城內外罷市之訊。又卽電知盧永祥。請派兵士三連。改換警服。一連駐一區。一連駐民國路一帶。一連駐鬧北。並派偵探隊調查罷市商家。籌壓制之法。以上各界多以徐比北京之王懷慶。城內小北門有少數學生演說亡國慘禍。適徐國樑乘汽車經過。親自下車屬令崗警解散。後又見某校學生在附近分發傳單。徐卽令巡士拘解北區訊究。被捕之學生。爲澄衷中學六人。華童公學四人。南洋公洋公學五人。承天英華學校四人。南洋中學八人。均受重傷。省立第一商業學校二十二。人。先釋十八人。東吳第二中學七八。大同學院五十人。中華工業專門學校四人。復旦大學六人。浦東中學六人。民立中學一人。失蹤一人。青年會中學八人。民生女學校一人。此外尙有數十人。捕後卽釋。尙有十數校。有失蹤者多人。當時均無的確之報告。而大同學院學生昨晨十時許。在西門外宣講。被警察捕去蔣乃煊一名。下午一時

許在小南門外一帶宣講。又捕去吳棣、丁文治、王競吾、戚毓芳、棄宗武、張宏、陸斌、諸葛楓、余翔九、宋長祿、朱賢、吳韶、李光濃、陳維駿、楊華胤、孫立人、劉斌、劉仲篔、陸振軒、吳方、楊遠瀾、盛敘功、周世安、繆德曾、曹邦銓、潘誦林、沈演渠、曹強、盧寶賢、張務遠。余中愷、葉中愷、潘念祖、王密楨、任傳銓等三十六名。當被逮時，巡警對待甚爲橫暴，竟以刀刺執持恐嚇。至警廳後，尙稱優待，旋由他學生保釋回校。（強迫開店）徐國樑於罷市之第一日帶衛隊數名親往十六鋪一帶各商鋪戶諭令開市。第一區警署署長趙墨林亦帶同長警並會同羅楊二巡官分赴轄境向各商鋪迫令照常開市交易。乃各商多以夥友已均出外無人負此職務等請一致堅持。且聞有警察用槍柄亂擊店門。各店不得已暫行開店。然警察甫去，店門又閉。若輩亦無可如何。淫威可稱大肆。（驅逐宣講）五日城內長生橋附近有某校第七隊宣講團在該處演講。聽者不下二三百人。經崗警報告總廳。由廳中派長警多名將該學生等驅逐而散。十一鐘時各學

生及各界熱心人士仍在大小東門中華路一帶演講。適徐國樑乘坐汽車送廳經過。目覩情形。卽命停車走下。向巡長手中取得指揮刀一柄。不分皂白。刀背向衆亂砍。旋卽返廳。立命保安隊派隊士四五十名持械而至。逢人便擊。於是宣講者與聽講者始紛紛四散。（禁賣報紙）開設十六鋪內之救亡日報。有學生在華界各屬分售報紙。當被警察拘獲。送往警所暫押。（三）沈寶昌（誣捏民意之布告）上海縣知事公署發布告云。（爲布告事。近日上海學生藉口外交問題紛紛罷課。迭經剴切勸告。近復藉端聚衆分赴各街市。煽令各學生一律罷市。以致流氓匪類乘間搶毀實屬逾越。當軌擾亂治安。現奉護軍使盧飭派得力軍隊分投巡防彈壓。嚴密查拿。爲首滋事之人究辦。一面會同警察實力保護。爲此剴切布告商民人等一體知悉。須知爾等經營商業。一日停頓。卽貽一日之損失。應卽迅速開門照常貿易。毋得聽信謠言。自相紛擾。致受虧累。如再有人敢來滋鬧。立卽鳴捕。拘究解散。以維秩序而安人心。是

所至要毋違切切特此布告) (禁止演說之訓令) 縣知事沈寶昌因各學生勿往各鄉露天演說。勸各處商號罷市抗稅。以爲有礙國課。於是訓令所屬各警區。如有以上情形。應即隨時解散。倘不遵勸。即予一律拘解。訊究官廳之壓迫商學。可謂至矣。而罷市期內。徐國樑尤屬可笑。遇事摧殘。如省立第一商校學生袁勤。至法街巡察。該校出發之保安隊。忽爲警察捉去。送廳之後。徐親加訊問。非常憤恨。聲言誓與學生拚命。當即親加拷鞭數下。司法科某君力勸。亦分嘗籐杖之風味。鞭畢送入拘留所。至下午方由該校長親自保出。其餘城內學生被捕有亦不少。惟多送同校中請校長約束。並未拘留廳中。袁勤君之被責。證之商學界公啓云。今日某學校學生等。巡行街市。恐防流氓藉端啓釁。身披白布。上書敬告同胞。切勿暴動字樣。甚爲文明。詎被警區拘去。送入警廳。約十餘人。徐國樑不問是非。一見學生。即將學生手中旗上之竹杆向學生渾身痛打。學生均受傷。內有教員一人受傷更重。打後即囑警士將各

學生兩手反綁。視同盜賊。旁有某科長勸其息怒。亦被掌擊。其暴烈惡毒。筆難盡述。此等野蠻手段。較北京軍警尤酷。又有小北門口警署署長奉徐廳長令。帶領巡警二三十名。向大境路各商店強迫開市。各店有辭以清理賬目暫停者。有謂店主命令不能作主者。詎該署長大發其威。竟令巡警用槍柄將門打開。嗣至鎮記石灰號。該店主略與辨駁。卽被凶毆受傷。喝令拘拿。一時共拘二十餘人。後大衆不平。羣起辱罵。始行釋出。石灰號主等四五人。以愛國受辱。不願出局。幸由巡長某好言解勸。始得無事。第二區第一區分駐所巡士多人。則至新北門內老街。強迫各商店開市。出言挺撞。一味強橫。稍有不合。逢人便打。及至信古齋古玩店。強迫開市。該店經理楊德齡。曉以大義。豈知該巡士闖入店堂。用槍柄任意毒毆。近隣上前勸解。亦遭痛毆。楊受傷遍體。願隨該警前去。理論。適隣右詹源興錦匣店友韓子文。亦被毆傷。故同往作證。詎該警自知理屈。並不拘同。楊姓經隣人送至紅十字會醫治。傷勢甚重。徐復於九日六句鐘。

親乘汽車。率同本署督察各科長。帶同保安隊長。統率各隊士。分赴城內大東店老北店小東店西店等處。向各店家苦勸開張。迨由各隊士將店板卸去後。俄忽閉上。勢成一律。甚至大東店及老北店之九畝地等處。店商被隊士用槍柄威擊。又用藤鞭毆辱。傷者數人。南市第一區警署趙墨林署長。昨晨亦帶同本署羅楊巡官至十六鋪大東門大街老馬路等處。紛向各門鋪勸諭。趕速開市。仍無效果。松滬護軍使盧子嘉。因全埠罷市。已閱五日。殊於市面有礙。十日清晨五時。特派本署參謀長馬懋勛。副官長孫梓琴。副官李幹卿等。會同淞滬警察廳長徐輔洲。兼護道尹沈醜石等。親赴城廂內外各街道。勸導商家。速即開市。以免損失。馬參謀長等公議定。將城廂各街。規爲六路。分投勸導。大東門大街一帶。馬參謀長徐警廳長任之。一海神廟至滬軍營裏馬路一帶。沈護道尹與警廳司法科長劉春圃任之。一民國路一帶。孫副官長任之。一小東門至西門一帶。軍署副官李幹卿警廳總務科長趙殿英任之。一十六鋪內一帶。第

十師李參謀長警廳督察長張竹生任之。高昌廟一帶軍署何參謀任之。並由第十師各國抽派陸軍十連計六百人警廳騎巡隊二隊保安隊一隊游巡隊一隊連同各區警察合共三百人。隨同分投導於清晨五時出發分途進行。向各商家切實開導。直至亭午十二時始行返署。各店當時因被力勸。雖勉爲開門。惟過後仍卽關閉。並有以清理賬目暫停數日及召盤等粘貼門前。以杜勸導開市者。以致仍無結果。徐輔洲午後率領馬隊警備保安各隊暨陸軍兵官等荷槍實彈。親蒞大東門東街一帶。迫令各商店開市。首至義春洋貨店。各店夥見此武裝軍威。已飽受虛驚。卽答以事關大衆。未便獨異。語次已觸其怒。致被軍警強迫。隨開隨閉。仍無效果。最可異者。當逼迫各商店時。路口阻止行人往來。一時斷絕交通。有小販某及商人某不知因何被警毆辱。幸經教士排解始釋。事後衆商推舉代表。投縣商會教育會報告軍警逼迫開市。並有野蠻舉動毆辱路人。請求保護。當徐之在大東門勸導。東至鹹瓜街。西至彩衣街。南

至麪斤街。北至姚家街及中華路一帶。把守阻止行人。頓時斷絕交通。徐命軍警向大東門內外大街上各商家叩門。其排門與玻璃窗等。均遭擊壞。未幾徐召集各商人。勸其開市。各商人答稱應聽商會知照。徐又曰大局如此。還有什麼商會不商會。爾等如果執迷不悟。本廳長惟有稟准上台。將爾等一家一家發封釘門。大眾聞言。咸皆面呈怒色。不願開門。徐廳長即命軍警上前將正寧祥洽隆萬豐嚴大生等各家排門用強力代除。甚至排門壞玻璃碎。無如人心一致。豈壓力所能服從。徐見無效。乃與馬參謀等同返警廳。而駐防四周阻止行人之各軍警。直至七時許始行撤回。行人交通得以回復。當時徐等本擬再赴小東門勸導。因見大東門無效。即不前往。僅派由巡長巡官與陸軍等前赴勸導。亦無效果。其新老北門與九畝地並西門等處。則由上海縣知事沈寶昌率司縣警等前往勸諭。亦無效果。盧護軍使於八號令飭淞滬警廳。飭令第一第二兩警區。務於昨日清晨。將境內各店鋪勒令開市。並令步兵三十八團第

一營營長田化南第二營營長李野亭第三營營長王子青及砲兵四營第二營營長梁有諒等。於昨日清晨各派全營兵士馳往第一區第一二三各分署及第二區第一分署境內。步兵三十九團第一營殷營長第二營營長聶慶恭第三營吳銳棠等。各派全營兵士馳往第二區之第二第三兩分署境內。勒令各商店開市。屆時各兵分往街道。或以腳踢或以槍柄猛擊各店鋪牌門。勒令開市。當由店夥告以開張營業爲店主自由之權。軍警無脅迫之理。各軍人無詞可答。只可任令各店鋪照常罷市。

七號之九點半鐘。淞滬護軍使盧永祥護理道尹沈寶昌警察廳長徐國樑等。率領衛隊警察數百人。荷槍上刺。至南商會召集紳商學界。討論罷市問題。場內排列武裝警察二百餘人。露刃相向。威猛無比。場外毛家弄一帶。戎服持械者亦三百餘人。氣象森嚴。足見官威之盛。惜官發之議。商不能從。擾攘良久。不得結果而散。開會之前。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樑在樓上會客室。拍案狂罵學生混

帳。並謂罷課風潮爲一二不法學生唆使。罷市風潮亦爲一二奸商唆使。總之爲黨派作用。聞者嗤之以鼻。是日到會者之人物。爲省教育會沈信卿、蔣夢麐、縣教育會賈季英、公款公產經理處經理丁賡堯、及莫子經、陸崧侯、賈叔香、商界虞洽卿、勞敬修、姚紫若、謝蘅牕、顧馨一、蘇筠、尙宋、漢章、盛竹書、陳光甫、席立功、盛彼山、王鞠如、陸伯鴻、穆抒齋、穆藕初、馬驥良、干蘭、坪葉、鴻英、王一亭、祝蘭舫、錢貴三、錢達三、汪寬也、胡陸薌、沈潤挹、楊信之、葛吉卿、各公團代表、鄒靜齋、湯節之、朱吟江、張樂君、馮少山、李詠裳、朱子謙、蔣夢吟、徐春榮、王寶綸、曹慕管、李柏葆、孫筱亭、邵智奮、奚賡餘、傅佐衡、葉丹庭、李鏡善、秦潤卿、朱麗生、方少雲、惲蔭棠、李旭堂、狄侃、朱仁華、張嘯山、王一之等。共約七十餘人。官場除盧徐沈三人外。尙有護軍使署參謀長馬懋勛、副官長孫梓琴、滬南工巡捐局長姚石蓀、滬北工巡捐局長曹履冰、交涉公署代表陳震東、警察第一署長趙墨林等。沈蘊石之起言。謂本邑商學兩界因北京學校風潮激成罷市罷課。其所有主

張官廳自當俯順輿情。竭力進行。惟要求懲辦曹陸章。非權力所及。勢難越俎。現在罷市已經三日。若再曠日持久。深恐工界起而效尤。地痞乘間擾亂。實屬危險非常。今奉軍使邀請諸君到會。共謀解決。應請諸君力任維持。共保安云。盧子嘉之演說。鄙人亦國民一分子。愛國之誠。不讓諸君。第以官守所系。有維持治安之責。今日特請諸君相助。勸托商家。速即開市。學生即日上課。至於要求罷免曹陸章。諸君如果先行開市。政府必能辦到。即本使亦可担保。本使蒞滬以來。素以誠信待人。當爲諸君共見。惟必欲先達到懲辦曹陸章目的。再行開市。揆諸情勢。實難照辦。今擬先以私人資格。電求俯納民意。總商會會董虞洽卿起言。軍使之言。董等極表贊同。惟應得有一切實保障。鄒靜齋湯節之曹慕管等先後起言。商學罷業之苦衷。並流商界舉動純爲自動性質。切求各長官矜諒。語極誠懇。旋有沈信卿君起立抗言。徐廳長頃有謾罵之言。鄙人竊所不解。鄙人亦曾作官。稍知官場體制。今日有軍使在前。廳長就敢大肆咆哮。

自己不守秩序。何能責人維持秩序。此次學生罷課。其動機實爲廳長之毆辱學生。商人罷市。其動機亦爲警長毆打小東門某商人。警長當自責。何能責人。昨日廳長又假虎威。逮捕學生毒打。誰無子女。乃忍出此。嗣後尙望廳長稍改任意打人之習慣。以重民命。徐聞言紅漲兩頰。起立強辯。謂沈先生之言。略有誤會。鄙人素性粗疎。昨日確曾打一流氓。惟此人爲理髮匠。並非學生。亦非商人。君若不信。可令警察質證。實則徐前日所毆確爲學生。當時若無軍署某副官在旁解勸。徐且欲以手槍立斃其人。其人爲第一商會學校學生袁勳。曾至北商會袒背示衆。係痕墳起如臂。實爲徐用粗木手杖痛毆致至此。徐答辯後。衆論紛起。不可究詰。有人謂可由各長官具函担保懲辦國賊者。沈護道尹謂由本署備正式公函與諸君。請卽發傳單。通告兩界照常上課開市。並請到會諸人於午後三時齊集總商會。以便函送到。卽照發傳單。衆不置可否。闕然散會。(公函從略)是日下午三時。商工學各界領袖。先後到天后宮橋總商會開

各界聯合會而商學二界不約而至。以聽消息者。近二千人。先由新選幹事公推湯節之君爲臨時主席。略述集會宗旨。並請鄒靜齋君報告。上午在南商會與護軍使道尹縣知事警察廳長南北商會議董等接洽情形。略謂據官廳勸告。盧使可担任罷免曹陸章三人。惟必須先行開市上課。要求由商會教育會出名發傳單。勸告各商家開市與學校上課等情。並定下午在此開會決定如何辦法。當由在場各商家大呼。吾等罷市三日。學校罷課多時。政府對於國民致要求之懲辦國賊。置若罔聞。今日欲以空言希望開市上課。試問吾人犧牲財產。學生不顧生命。究爲何來。於國何補。况吾輩犧牲光陰金錢。純出自良心救國之主張。自動而非他動。罷課罷市未受人勸告。開市上課亦何須勸告。只須目的達到。今日能下令將賣國賊曹章陸徐諸人交法庭懲辦。吾等明日開市上課。何用他人干涉。學界各代表亦相繼演說。羣情憤激。聲震屋瓦。然秩序仍絲毫不亂。當場決定不推各新幹事向南北二商會董事等聲明。決不可受

官廳逼誘。任其假名刊發傳單等事。如有人欲將國民血汗犧牲所演成之事實。見好權要。誘煽他人。圖破大局。以謀自己將來升官發財地步者。吾人誓當以對待賣國賊之方法對待之。更推定朱廣石起草公函致送樓下商會各議董。時商會各議董皆在樓下。沈護道尹亦携請開市上課之正式公函到會。見羣衆激昂情形。咸不敢起而發言。迨各新幹事來樓下。根據衆意面商。咸唯諾惟動。各新幹事遂反樓上報告。謂南北各商董茲已公共決定（不下令懲辦賣國賊。決不開市上課）。一時鼓掌之聲如雷。商界尤以山東寧波廣東三幫爲最堅決。於此可見民意堅決。雖官廳方面用恩惠並施之壓力。亦無效果也。當罷市之第一日。學生聯合會。由會長署名。致函於工部局會董披爾史氏。聲請願協助工部局保持秩序。其原函係英文。茲譯如下（上略）現在學生罷課之後。繼以商界罷市。地方情形甚爲嚴重。本會深願與工部局協力辦理一切。蓋此次學生罷課。乃對於敝國政府賣國行爲憤激之表示。其目的在造成一

種輿論。以爲收回青島確實之保障。吾輩斷無侵犯外人之意。但恐某國人或藉此在租界上鼓起暴動。吾人今已竭力警戒學生及平民。保持平和及秩序。甚願能有助於貴局也。(下略)罷市之後。省立第二師範童子軍。復旦大學及寰球中國學生會童子軍。均全體出發。在各街市照料一切。以維秩序。成績甚至。優罷市之第六日。因旅滬西人之飲食不便。學生聯合會幹事。分頭往勸魚肉各行主。請其照常發售。以免友邦人士之絕食。而此一星期中。團體或箇人之請求。正論電文。亦不可枚舉。如留日學生救國團。中華工會。浙江旅滬學會。中華國民救國團。國民勵恥會。李味青。徐固卿。吳燦煌。縣教育會等之微電。策進永久和平會。國民對日外交後援會。旅滬台州同鄉會。國民公團。潮州糖雜貨聯合會。和平聯合會。商業救國團等之魚電。四川同鄉會。布業總公所。閔行旅滬商學代表。湖北善後公會。上海國民大會幹事部。國貨維持會等。虞電。省教育會。華僑聯合會。李齊民等庚電。國民大會之佳電等等。或致各省團體的。

或致各軍政長官署的錄不勝錄。罷市之後，舍第三日之半官式會議，尚有卡爾登之各界茶話會及商工學報聯合會兩次會議，爰摘錄其大略。上海商學各界聯合大會於五日下午五時假座寧波路卡爾登西飯店茶敘，各界代表到者甚衆，除上海學界報界諸代表外，有代表一公團一公會者，有代表一公所一同鄉會者，有代表一著名之商號者，有代表一特種之商業者，略舉如下。吳達夫等（煤業公會）葛吉卿（藥業公所）鄒靜齋湯節之等（商業公團）王者塾（山東省議會）馮蘭臯（韶華學社）劉少筠（洋貨商業公會）陳文槐等（呢絨公會）陸維鏞（出口公會）王厚安（華商協義古會）俞葆康（西烟公會）徐春生（洋貨商公會）童吉甫（轉運公會）孫嘯洲（寧波學生會）浦澄熙等（運輸公會）徐菊如（報關公會）徐春榮朱芑臣等（商業公團聯合會）郭建侯等（工商研究會）謝碧田（華僑學生會）王之康（商界少年救國宣講團）凌仲甫（陶業公會）陳良玉（中國烟酒聯合會）李大年王天木（國民

大會)張賢清(中國濟生會學校)姚玉孫(聯義善會學校)沈卓吾(聯合通信社及保國會)梁綸卿等(粵僑商業聯合會)黃任之(蔣夢麐(教育會)黃伯平馮少山等(廣肇公所)藍護臣(大同鄉會)郭懋德(泉漳會館)嚴靄庭楊復初(肇慶同鄉會)石運乾等(寧波同鄉會)趙聘三(山東會館)溫佐才(嘉應同鄉會)梁懷葆等(肇慶同鄉會)許德珩段錫朋(北京學界)張陽先(天津學界)馬開雲(香港大光報)張廷榮(英文滬報)駱懷白等(噶釐洋行)戴運來(利昌鐵行)倪獻廷(協昇紙號)何世葆(同益股票公司)蕭榮珍(永利股票公司)周麟瑞等(外虹橋下全記)葛茂如等(悅來公司)羅諗生(北貨號)邵寶興(洋雜貨號)程蘭亭何秉香梁子行陳炯甫黎潤生黎耀池等(五金號)汪其孝(木行)胡德馨(茶棧)郭八銘(永安公司)王漢強(先施公司)洪小楚(酒業)此外尚有杭州南京等處各代表統共約得二三百人。茶點既畢。遂於五十分許振鈴開會。首由學生會長臨時主席何葆仁演

說云今日上海全埠忽罷市。眞足以見商界諸公熱誠爲國。純出自動。絕不受外界之勸告與壓迫也。商界程度之高。實足於其本體增長無限價值。今日各界惠臨。務望各抒偉論。乃先請商界團體發表意見。起立陳述者凡六人。(一)商業公團鄒靜齋演說略謂今日何以罷市爲苦政府壓迫也。今日之舉非以對外實以對內。對內云者痛心疾首於不良政府。政府亦國民一分子。何以甘倒行逆施以有賣國賊爲之俵。商界對於政府敢怒而不敢言。而學界諸君獨敢言人之所未能言者。我商家等又安可不速從良心上殫力進行。今日湯繼之虞洽卿諸君。見各商家齊心罷市。恐萬一不慎。或於地方治安有關。特一面先與捕房接洽一切。文明舉動。概允不加干涉。一面復請萬國商團童子軍出而維持秩序。祇望同胞能守秩序。絕無暴動。自然不怕非法干涉云。(二)澄衷校長曹慕管代表紹興同鄉致詞。謂學界罷課已十餘日。商界遲至今日。實有至不得已之苦衷。商界收帳以端午節爲一大結束。節前不克有所表示。暫且

隱忍而已。節後即見一致進行。足見商界措施絕非被動。今日紹籍各商戶紛往同鄉會討論。莫不衆口一詞。謂對國家各須有所犧牲。今日一致罷市。他日開市亦須同一步趨。無所參差也。以鄙見所及。謂有三要圖懲辦國賊一也。恢復人民自由不加壓抑二也。釋放被捕學生三也。此外鄙人更有一言。即我輩文明舉動。萬不宜使外人誤爲排外。必須早向外國報紙宣言。以爲明確表示。未識諸君以爲何如。(三)廣肇公所周錫三亦謂宜速決三事。與曹君意見略同。(四)商業公團聯合會朱芑臣略謂懲辦賣國賊非一日可了。拍無數公電政府不置或理。爲今之計。莫若一面通電各省。視其影響如何。一面派代表赴北京爲最後之請願。而我輩以鎮定工夫和平手段爲保中華民國。堅持到底可耳。(五)烟酒聯合會寧波同鄉會代表陳良玉稱。此屆因政府壓抑民氣而罷市。切勿以暴動而誤對內爲對外。此同鄉會之本旨。所應報告於諸君之前者也。鄙人常謂商家云。此次關門易而開店甚難。若今日罷市而明日仍開市。

豈非等諸兒戲。爲中外所竊笑。凡事宜有一定目的。務乞諸君注意爲盼。(六)

海參威商人凌有光謂華界維持秩序。昔有商團爲力。今僅仗軍警。情勢與昔略殊。若公共租界之南京路。尤爲中外觀瞻所繫。鄙意擬擬仿步哨法。派青年學子在外留意。每隔數家必置一人。遇有不正當舉動。卽須上前懇切勸告。以期弭患無形。此外若力阻和會簽字。取消中日密約。懲辦賣國賊。取消被捕學生命令。恢復約法上人民之自由等五事。均須確定目標。編列次序進行。次主席請報界諸君發表意見。起立陳述者凡兩人。(一)北京益世報代表包世傑謂定目標最宜簡單明瞭。吾儕欲達目的。祇須(除去賣國賊)五字。此五字可做到。卽係根本解決。餘事皆有成功之望。此時深盼我商界急行取得各大埠同意。以便一致進行。(二)民國日報葉楚傖謂吾人最大武器。卽爲罷市二字。設一二日後上海各商號或受壓力。或不一致。而令罷市之舉漸歸消滅。則今日此舉反爲多事。故今日所當問者非他。卽明日開門不開門耳。主席乃宣言

於衆曰。弟望通電全國。勿專對北京發電。乃更請教育界發表意見。起言者又若干人。一黃任之報告。今晨偕朱少屏君等晤護軍使。及發電北京。請懲賣國賊等情。並主張以（不辦賣國賊不開門）八大字印刷數千份。遍貼各商店之門。又云。吾人辦事。亦須如學校中之有課程。今日功課須發表中西文宣言。其西文者。宜送登西報。明天功課開會。亦其一端。罷市須每日開大會。二京代表段錫朋。陳述北京學生當其決心進行之先。大抵預備衣裝下獄。預備遺書別家人也。蓋其所抱負者。純然犧牲主義云。其主張對內通電全國。對友邦發布宣言二則。與上文所述略同。三京代表許德珩。謂國民自決四字。吾人學目中所恒有。望政府懲辦賣國賊。恐不可得。商界罷市實行。鄙人實抱樂觀。然一轉念。又抱悲觀。因學界罷課。尙有商界爲後援。試問今之商界。亦尙有後援否。鄙人今據目覩所及。却有兩種感想。一則各商店高揭（罷市援救學生）等紙片。請逕改爲（懲賣國賊）。因此係根本大問題。二則途中好事者甚多。萬望勿與

日本人爲難。致涉軌外之交涉。四舒蕙楨女士謂各街所懸白色布招。何妨悉改（懲辦賣國賊）五字。主席至是乃取昨午華商紗廠聯合會致北京請除奸電。展誦一過。而以各領袖意見付表決。此時馬義超尙堅執派代表赴京說。俞希稷起立大呼。望大衆犧牲到底。乃以大多數通過下列數端：（一）發電北京求辦賣國賊。（二）六日下午二時在北商會繼續開會。但假北商會爲會場。必須先有代表前往接洽。會有主舉虞洽卿一人已足者。鄒君大呼曰。外間不明事實。已說我商業公團好搗亂。此豈可以一人往。乃以多數同意。通過下列各節：（三）赴總商界代表四人。商界虞洽卿。報界張東蓀。教育界蔣夢麟。學生界朱承洵。（四）本日發電北京及對西報宣言。由葉楚傖。張廷榮二君起草。（五）電文中應用商工學報聯合會名義。未復由朱承洵君（復旦）代表二萬學生對各界致感謝之忱。謂此後宜一氣進行。堅持到底。不宜同牀異夢。各領袖自會場出。備有白布大旗。乘摩托車。馳向南京路一帶。臨風招展。有書（幸勿暴

動)等警語者。有勸罷市各商家換用(不辦賣國賊不開門)之紙片。及淺顯明瞭之標帖。標帖上所用警語分擬如下。(一)不辦賣國賊誓不開市。(二)軍警也是國民。何以要保護賣國賊。(三)不爭回國權。堅持到底。不遂自由。不納賦稅。(四)賣國賊所訂各密約。比山東問題更要緊。(五)青島即使交還密約。不取消。還是亡國。(六)寧做亡國鬼。不甘亡國奴。(七)軍警也是國民。應愛國。賊爲惟一要義。即行拍發。此五日卡爾登之情形也。至六日下午二時。商學工報聯合會。復在上海總商會開會。先由南洋公學等學校童子軍到會。分班站立。各界次第到會。計一千四百七十三人。秩序整齊。得未曾有。公推商會會長謝蘅牕爲臨時主席。葉楚傖。張東蓀爲書記。朱少屏。沈卓吾。朱叔源。陳良玉爲糾察。謝就席後。請商業公團聯合會長鄒靜齋君代表宣布開會宗旨。鄒君略云。此次全體罷市。因北京學生爲軍警拘捕。而吾商會前日亦受同樣之待遇。

同人等爲力爭自由。懲辦國賊而輟業。昨日曾電致北京。迄無答覆。吾人乃不得不求進一步之辦法。望到會諸君詳細討論。紹興同鄉會代表曹慕管云。昨日提議懲辦國賊一條。爲全體一致之主張。現須以單軌行動。達其目的。自商人罷市。現已兩日。而官吏全無覺悟。此在專制時代。猶所僅見。鄙意宜發表宣言。申明再無辦法。全體商人不納租稅。衆大鼓掌。曹君演說畢。主席報告。省長派實業廳長張軼歐來滬。與各界接洽。並云省垣軍民兩長。願協力並要求免曹陸章三人之職。現沈蘊石來約。與張熟商辦法。曹慕管君云。廳長不來會。直接就商。即可見其絕無誠意。朱廣石君云。實業廳長之來。乃官場圓滑手段。遂將此議打消。鄒靜齋君主張以曹君停止納稅之說付表決。全體贊成。南洋公學教員俞希稷主張求援國民。北京學生代表許德衍君勸告商人下犧牲決心。皆聲情哀激。時有南京路某商店代表到會。報告工部局干涉罷市事。當即推定代表湯節之。蔣夢齡。俞希稷。虞洽卿。鄒靜齋。五君。往英美領事公館疏

通繼由蔣夢齡君宣讀推定臨時幹事之名單（報界另函日報公會暫未推定）爲謝蘅臆、盧煒昌、徐乾霖、湯節之、馮少山、徐春榮、趙晉卿、蔣夢麟、黃任之、曹慕管、朱叔源、何葆仁、狄侃、惲震、朱承洵、舒志俠、陳良玉、陸維鏞、鄒靜齋、虞洽卿、田時霖、穆藕初、聶雲臺、張樂君、蘇筠尙。臨時幹事推定後，朱承洵提議：既有幹事，應有辦事地點。總商會既贊助於先，當能成全於後。可商請借餘屋一間爲辦事地點。衆贊成。繼復將擬就之對內對外宣言及致北京與各省兩電當衆宣布。經衆通過後，復有朱伯爲、謝碧田、舒蕙貞等演說。至三時閉會。其對內宣言曰：中國乃國民之公產。政府爲人民之公僕。爲僕者賣主以自肥。主人不加責斥。而請其稍加哀憐。勿爲過甚。吾商學工報各界蓋已羞稱之矣。吾商學工報各界以久亂思治爲懷。又念筦鑰政權者或非盡無良心。苟有同舟之誼。亦足成斡旋之功。故數年以來。對於喪權辱國諸約。一出以諫諍呼籲之辭。而政府未嘗一允吾求也。自山東問題之惡耗。至全國鬱怒益痛心疾首。知賣國

賊而不誅。決不能免於滅亡。對外挽回之策。尤非先清境內不可。於是北京學生倡之。各省學生繼之。奔走呼號。仍惟北京政府之是求。冀其萬一之悟。乃不特不納吾救亡之忠告。且濫拘無辜。加以酷刑。誰非國人。誰無忠義。忍令人民法內之自由先失。國家繼是以滅亡耶。此吾工商諸界所至痛極奮而出此輟業之最後策也。今商已罷市。工已輟作。與學生一致進行。存亡危急之頃。實賴兄弟同聲之應。(一)國賊一日不誅。輟業行爲一日不停止。(二)純粹爲對內的行爲。對外概守相當的敬禮與友誼。(三)尊重市場秩序。力護法律內之自由。(四)輟業不效。則更求多數之應援。待公道之裁判。上述四事。爲吾人公意切實之聲明。生死折磨。所不敢渝。願吾患難相共之君子。鑒察而扶助之也。對外宣言曰。吾人以北京政府歷年以來所爲。違反國民公意。損失民國主權之行爲。其結果將阻滯中國人民之進步。障礙遠東之永久和平。故屢以文電哀籲。求其反省。取消喪失主權之不正當條約。懲辦應負責任之外交及軍事當

局而政府怙惡不悛於中國今日危險最甚之時期違反民主國常規威壓國民奪其集會結社言論之自由拘禁殺戮愛國之青年庇護應負責任之官吏上海中國商民全體認此爲政府故意與國民宣戰非可以口舌喻已於昨日起一律罷市以示國民反對政府賣國行爲之決心若政府尙不悔悟容納國民要求當更進行於此取有力合理的行動此乃中國人民最和平最正當之愛國的表示決不損及在中國真意所在通告各友邦國民深望各友邦國民對於吾人困苦之境遇及不得已之苦衷加以諒解尤冀爲扶持正義與吾人以精神的援助此佈外尙有致北京電及各省電文二通此六日在總商會之情形也此風既布寧松甬廈蘇鎮武昌杭州津漢等各大埠及內地各鄉鎮亦莫不罷市可謂全國一致聲討賣國賊此商界罷市之經過也

▲工界罷市之經過 當六月五日滬上各商店罷市以後工界卽爲此潮流激動本有服務於日人工廠者早有憤心何況經此一震五日之十一時三十

分曹家渡日商所設內外第三第四第五紗廠男女工人五六千人亦全體罷工。停作下午一時半。浦東陸家嘴日華紗廠楊樹浦上海紗廠男女各工人亦相繼停工。又有東鴨綠路銳利機器廠工人致各報函云（上略）閱各報載北京學生被政府嚴厲壓迫。拘拿千餘人。激成上海全埠商學罷市。我工界亦國民一份子。於良心上放不了人。故六月六日起。銳利機器廠全體罷工。至學生釋放日爲止。以盡國民之職。特此奉告（下略）六日下午。又有求新廠工界同人致各報函云。敬啓者。吾國外交失敗。國勢顛危。凡屬國民。同深憤激。是以學界罷課。奔走呼號。商界罷市。哀求挽救。吾工界中人。同此熱血。深此天良。際此時期。奚忍坐視。故自今日始。全體罷工。與商學界一致進行。並捐資建造國恥紀念牌樓一座。惟期革政府之心。救滅亡之禍。中國幸甚。同胞幸甚（下略）又陸家嘴英商祥生鐵廠。共有工匠四百餘人。亦於六日上午七時起。一律同盟罷工。以爲商學後盾。並要求該廠大班電達我國政府。釋回被拘學生。懲辦曹

陸諸人。英美香烟廠內有數部份男工。亦於是日午後在廠門首聚議同盟罷工。當經駐廠史巡官報告三區曾警正督同長警前往彈壓。勸令照常上工。尙未解決。其他如日商華章造紙廠日華紗廠等各工人亦多在蘊釀中。大多數工人願甘犧牲。並聞沿浦各碼頭苦力工人亦正紛紛集議同盟罷工。南市華商電車公司買票開車人等。五日在西門某茶館集議罷工後。六日遂將各路電車一律停開。與各商店取一致行動。（附錄工黨宣言書）吾國民受強權之壓制。今日已達極點。外人奪我土地。政府賣我人民。倒行逆施。公理何存。學界罷課。損失青年光陰。政府不之惜也。商人罷市。損失鉅萬金錢。政府亦不之惜也。吾民誠將坐以待斃矣。雖然。世間公理終能戰勝強權。吾輩數十萬工人。願犧牲生命。爲學界商界的後援。與野蠻的強權戰。吾輩主張工人自動。各行工人組織各種小工團。然後聯合成大工團。第一步舉行工人遊行示威運動。第二步舉行工界大罷工。第三步犧牲吾輩數十萬工人的赤血。與野蠻的強權

戰中華工黨文牘部幹事沈若仙李德明水木業工人代表王興發成福順機器業工人代表陳福全洗衣業工人代表陳洪發錦匣業工人代表王萬順書業工人代表毛成章香業工人代表朱阿福紡織業工人代表曹萬盛銅業工人代表李明泉輪船碼頭工人代表李祥發程金生漆業工人代表黃洪興水業工人代表陸興順成衣業工人代表李永生麪粉業工人代表王全福人力車工人代表張金生陳大興釘書業工人代表蔣齊民絲廠女工代表孫金寶張氏花廠女工代表黃阿妹烟廠女工代表徐王氏等瀝血宣言

求新機器廠司事工人與商學界一致行動全體罷工。七日午後游行街市。表示熱忱。且見街上懸掛白旂橫額。風雨飄搖。易於損壞。未能垂諸久遠。爰特捐集鉅資。在機廠街口建造鐵木牌樓一座。高六丈。寬五丈。上題四大字曰。毋忘國恥。每字三尺。其頂置五色旗及順風機。書有喚醒國民四字。隨風旋轉。一息不停。誠警醒世人。堪垂久遠之大紀念也。別發印書房工人亦投函各報曰。敝

同人爲政府不良。壓制學界。同人等自願於七號九時全體罷工。一致要求。以盡國民義務。別發印書房全體工人。停泊浦江各輪船舵工水手火夫人等。七號下午亦紛紛集議。僉以工界繼商界而罷工。吾人獨非國民。何忍坐視。倘學商工界之表示。不能挽政府之意。祇得繼起要求。以作後盾。而此罷工期內。最可慘者。浦東陸家嘴日華紗廠男女工人共有三千餘人。所飲茶水。向由該廠供給。近因謠傳日人有暗投毒藥情事。以故相戒不飲廠內茶水。雖仍照常工作。而人心頗爲浮動。七號晚九時許。有女工二人出外泡茶。被日人攔阻不許出外。並飭令巡丁將廠門鎖閉。迫令取飲廠內自備之茶。人心愈益恐慌。均無心作工。欲圖出廠。一時人聲嘈雜。秩序大亂。該廠大班深恐人衆滋事。立將電燈關閉。人聲愈加鼎沸。紛紛擁至樓下覓路出走。其時門外已聚集男工數百人。將門推倒。各女人始得走出。謠傳踏死二命云。沿浦一帶染織布廠互相集議。僉以愛國之心。人所同具。惟工廠爲貧苦女工生活之所。須互相維持。勿爲

浮言所動。致碍女工生計。故七日各廠門首。多有粘貼白紙。上書（本廠批發廠所已停止營業。工場爲貧苦女工生活之地。暫爲維持）等字樣。其餘榮昌火柴廠。華昌盒片廠。利華皮棍廠等。均做此以安各工之心。陸家嘴英美香煙廠。新老兩廠男女工人。數達五千餘名。自商界罷市。卽躍躍欲試。前日星期六放工時。該廠大班新出勸導各工人推代表答謝。謂可憐學生被虐。可恨政府助桀。痛心國難。實無心工作。決定星期一罷工。以表天良。該廠猶諭令王頭四出勸導。然而無效。陸家嘴英商祥生鐵廠工人。四百餘人。同盟罷工。現船塢銅匠鐵匠等各部份工人。總計二十餘人。七日星期六發給工資。本定星期日應有數部份工人。照常上工。以應需要。乃八日各工人相約全體罷工。以作商界後盾。八日銅鐵機器業公所開會。各工匠到者六百餘人。公推張延鍾君主席。由主席託王曉蒙君代表報告開會宗旨。略謂今因各工匠爲政府不辦國賊。拘押學生。羣情憤激。齊集本公所主張開會討論辦法。我工界亦國民一分子。

當此商學界奮起救國。工界豈可落人之後。應如何進行。請到會諸君決定。仲學準君登台宣告。今日工人開會。無非救國。各人均須從良心上做去。次仲學培仲其美李兆熊丁文龍相繼演說。詞極痛切。當經全體決定辦法如下。(一)工界爲商學界後盾。(二)靜候三日。(三)如三日後政府不辦國賊。工界設法對付。(四)保持秩序。決勿暴動。上海印刷工界聯合會。八日午後新鐘二時半。假法租界打鐵浜同義義務學校開籌備會。印刷工界到者三百餘人。推徐小舟爲臨時主席。報告宗旨。會員馮恆周政元姜啓棠郁少卿陳孟蓮等。來賓同義學校校長教務主任並學生等相繼演說。當場決定於四天內投函公舉五彩墨色繪石五彩石印及鉛印全部各代表。以便擇日討論種種進行。該會發起純爲組織有統系的聯絡機關。實行提倡國貨。對於目下時局上之發展。務求與各界取同一態度。堅持到底。福州路棋盤街口鉅興印書局。自罷市後。再不卽停止營業印刷物件。後悉學生聯合會。恐法租界各處在留法人之誤會。

印刷傳單。以解羣疑。遂承其請。不及三小時。卽行印就。其印刷及紙張費。一概不受。並謂學界熱心愛國。欽佩莫名。一再勗勉。工界而能如此。信足欽佩也矣。八號清晨。法大馬路忽發現一種傳單。寧紹大達山北招商太古怡和各船員。火夫等各工人。准於今日起一律罷工。以示商學工一致救國。卽南北市清潔局夫役。亦以土商工各界齊心一致。罷市罷工。議定自八日起罷止。傾倒。俟商界開市。再行工作。電器華工。基督徒李恆林君所發起。工界聯合會。以備罷工。七號晚在式一堂開會。到二百餘人。公推李君爲主席。孰請布道總幹事龐正賢君爲書記。繼請國民大會職員牟貢三十人。團團員董天爵。學生聯合會代表凌有光。慕爾堂牧師蔡式之。及同業諸君先後演說。由會衆贊成。借該堂爲會所。並推選周炳泉。趙吉明。陳培甫。陳全貴。張梅生。李恆林。沈阿發。七人爲臨時職員。全體向國旗致敬禮散會。中華工會幹部人員。自滬上罷市起。日由工會各會員。手執白旗。巡查街市。維持秩序。異常認真。會中純由工業學生及

富有經驗者主持會務。並議決各碼頭上不起日貨。堅持抵制到底。其愛國熱忱。人咸稱羨。江南船塢全體工人。於八號亦與商學各界取一致行動。實行罷工。事爲盧護軍使聞悉。立即電話知照海軍司令公署。與該廠長議商開工辦法。銅鐵匠工人。則早已實行罷工。各由各業領袖組織百餘人爲一隊。手執白旗。勸誡切勿暴動。列隊游行各馬路。作商學兩界之後盾。西書同業永志會通電西南各省。以懸旗須書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爲要。浦東陸家嘴日華紗廠至八號之晚。忍無可忍。男女工人一律罷工。英美香烟廠全體男女工人。亦於是日一律罷工。惟因捲煙間等配就之烟。必須收束。故當日由大班諭令女工頭商請各該部份女工。格外通融。入廠工作。俾免損壞。次日則一律輟工。浦東陸家嘴英商祥生鐵廠。八日全體工人。繼續罷工。該廠工作極爲重要。有羅維芹洋行訂造之輪船兩艘。適值工竣。近日爲試車之期。該廠西人。着令工頭再三挽勸。各工人堅執如初。浦江一帶大小碼頭船隻。不下三千餘艘。平日專

靠南北市商鋪行號運輸貨物。罷市以來。商界各項貨物停止進行。以致各船戶大受影響。城廂一帶各襪廠。皆以女工生計有關。暫維現狀。楊樹浦上海紗廠。八日有駁船裝載煙煤四船。碼頭各小工均不肯代卸。故停泊碼頭。又虹口各碼頭。日本郵船碼頭。已無華工踪跡。日清三菱等碼頭棧房。亦已較平時減少過半。江南造船所工人罷工之後。劉所長以本塢承造美國軍艦。工程重要。斷難停工。九號之特諭令工頭將各工匠再三勸導。始允定於十二日晨起一律上工。浦東沿浦一帶罷工之工廠。如祥生鐵廠。英美香烟廠。日華紗廠。榮昌火柴廠。火油棧房和豐鐵廠等。三日開工。廠中有勸令上工者。則表示須實行懲辦國賊。並斥退蹂躪學生之軍警長官。方肯入廠工作。云。浦東爛泥渡鴻升碼頭。因水手罷工。輪船不能開行。十日起亦陷於停頓之境。榮昌火柴第一第二兩廠各工人。九日起全體罷工。華昌盒片廠工人。繼起一致行動。此外各織布廠。亦人心浮動。但廠主顧念女工生計。正在慰勸之中。浦東美孚及亞細亞

兩火油棧房各工人九日全體停工。該棧近日適有重要工作。由西人着令工頭商請各工人格外通融。故十日有少數工人入廠工作。浦東八埭頭英商和平鐵廠工人與瑞鎔祥生等廠一致行動。九日起全體停工。水木業工人有本幫寧紹幫蘇幫之分。此次風潮發生。工人等與學商兩界一致行動。經該業董極力撫慰無效。十日起一致罷工矣。十日午後三時許。航業水手均安公所以及焱盈社火夫聯合會兩團體數十人手持黃旗。上書同胞救國四字。至新北京新寧紹等各輪埠。要求同業上岸。與各界取一致行動。故開往寧波新北京新寧紹以及開往長江之大通大貞江新華利等輪均不能開駛。寶華公司開往長江之寶華人貨已齊業。已結開開行至吳淞口。信轉輪回滬罷工。交通阻斷。誰之咎歟。又新北京輪當伙夫上岸時。旅客已漸漸到船。太古洋大班該輪買辦柴君恐婦孺等往返之勞。轉商該伙夫等欲再駛一班。詎意志堅決。定須即班實行。故已上船之旅客只得紛紛上岸。該買辦恐遠客上船後無處

留宿。特准留船寄宿。並囑各茶房。仍一律優待。云。日之滬寧火車。亦將停班。滬寧滬杭兩路開車修機各工人。疊次集議。一致罷工。路員亦爲感動。私自邀議。已得多數之贊成。預擬自是日起。凡關鐵路職員及工人一律罷工。後經局長及各洋員。詳切勸導。顧全交通。無如衆志已決。莫可挽回。不得已切商再遲一日。以便各站之準備。故九日火車。仍然照行。自十一日起。卽實行罷工。津浦路員亦屬一致。南北交通。爲之斷絕。彼時滬寧杭兩局。發布告云。啓者。自本月十號始。兩路來往列車。開駛與否。難以保定。特此布告。車務總管奉命啓。開駛汽車同業十號之夕。決議。無論中外行主車主。一概罷工。各汽車公司。曾一再勸慰無效。故十一日路上。嗚嗚之聲甚稀。兩路火車工人罷工。十日已由路局勸令開工。得各工人允諾。而上午列車開駛後。至下午各工人仍復相率罷工。故上午開各車。於下午後仍停駛。滬杭寧火車職員夫役。十日起全體罷工。下午七時路局長委司員袁少倉到站。召集全路員役。在站旁空地上。露天演說。勸

衆照常服務。以免發生意外危險。當時衆人並無何等表示。四等車因關於郵務及貧民工界人等往來所必需。勉開一次。餘如頭二三等各車。仍不開行。各車守司機人等全體罷工後。交通斷絕。江蘇督軍聞報。當即急電任局長。諭令迅速勸令工人恢復通車。任局長接電後。即會同洋總管克萬。車務總管韋燕等。傳諭各工人等。在北站二層樓辦公處。多方勸諭。舌敝唇焦。並允各工人等。加薪三月。始允開車。即於十一晨滬寧杭甬兩路頭班快車開駛後。往來列車。直至十二日始照常通行。浦江兩岸各碼頭輪船。一經進口停泊。即與已經罷工之人表示一致行動。故十號以來輪船有進無出。定班出口之各輪船。以長此延擱損失殊巨。十一日午後。由買辦人等四公勸導。該船員水手等均聲明。斥退國賊命令。須指明永不起用字樣。或有確實之保證。方肯登船供職。云浦東楊家渡寶隆碼頭所泊之福建丸輪船。本係閩商與日人合股組織。自發生抵制風潮。該公司即聲明將日人股分退出。船名改爲福建號。本定十日出口。

因水手機司等同盟罷工。以致不能開行。九日南車站上午七時四十五分時。由滬開杭快車。仍照常售票載客開行。祇抵嘉興。乃與杭站開滬之頭班車互相掉換。乘客赴杭者。卽由杭車載杭來滬者。則由滬車駛滬。而南站駛杭之二班慢車。於上午九時十分開行。站長尙未得悉司機者罷工。照常售票行駛。詎至新龍華站時。守候北站赴杭慢車。豈知候久不到。旋以電話詢問北站。始悉司機人議決罷工。南站所開慢車。仍將塔客貨物一并載回。當由站長立將所收車資如數退還。滬杭交通亦已斷絕。是日滬寧火車祇開上午七時五十分特別快車。日班自均實行停駛。十日八時以後。鐵路交通斷絕。滬寧杭甬兩路局鐵門關閉。各執員辦事人等。竟無到站。任局長傳諭總巡官加派路警多名。在站守衛。滬杭甬轉運公會。聞悉滬杭火車司機罷工停駛。恐同業各轉運公司。仍有攬運貨物情事。當將火車停駛情形。飛函通告各轉運公司。滬寧杭甬路機師車頭工匠等。十日祇開七時五十五分頭班車一次。其他各車。

概未行。駛時日午後寧車抵埠。時即據車務洋總管邀各工頭於即晚八時開特別會議。次日開全部車問題。惟各車頭工人均已四散。故此會未收員滿。效果云。寧波廣果兩幫水手亦一律罷工。原定出口之輪船如江天奉天直隸天津温州聯益東成等及日商各輪均停止行駛。航海交通遂陷停頓。均安。茲盈水手生火兩幫在四明公所開會。寧波旅滬同鄉會方椒伯偕同虞洽卿前往勸解。虞君當場陳說利害。謂此番罷課罷市完全對內並非對外。萬勿誤會。現下商界要求政府免曹等職。釋放學生。茲學生已經釋放。免職即可下令。如見電令即開市上課。復經方聲明此次罷市一致對內。倘輪船停駛恐於交通有礙。並慮友邦誤會。兩幫羣起反對。經解說後。議決一俟見有明令果能滿意各業開市亦即上船照常營業。船主大副外人雇用之管事廚司西崽等亦一致隨衆停業。紛紛離輪。致在輪外人亦祇能登岸住宿。若輩起岸後即分携宣言。傳送各界。滬上四明長生會爲各洋行西人住宅及西飯店之執業者領袖於

六月十一日在四明公所開會。當由會長周林慶君報告。爲各洋行住宅及西飯鋪執業者。亦有罷工之議。我輩同人之愛國熱忱。可見一斑。然事必須慎重。此次抵制專對一國。其餘各國感情頗篤。若一旦罷工。於友誼大有關係。請大衆討論。當有洪賢劬。賁延芳。朱相順。陳宸佑。胡龍生。顧錦華。徐允根。陳俊卿。陸友生。羅火桂。馬成龍。周葵生。諸君再三討論。罷工之議暫緩行。以上爲工界罷工之經過也。

▲結論 學生犧牲可寶之光陰而罷課。商人犧牲可貴之金錢而罷市。勞動工人亦停止工作。與政府抵抗。徐世昌初由包庇賣國賊。欲一手掩盡天下目。繼見各界憤激情形。登高一呼。羣起響應。不得已而下免曹汝霖及章宗祥。陸宗輿之免職令。當免職令未下之先。滬上各報先有此項揣度之電報。日報公會且登廣告以勸學生上課。商人開市。工人上工。詎此項廣告及電報發現於九日各報。十日之下午。仍未見北庭命令。於是羣起而攻報界。社會上對於報

界之信仰爲之喪失一半。幸十一日見命令曹汝霖罷免交通總長本職。并無顏再爲交通行長。故亦一併辭去。否則因曹一身恐失行亦將爲之顛覆。本書至此亦宣告一段落矣。惟曹汝霖一日不死。中國土地一日難保。此次雖然罷職。然難保不在黑幕中掣肘。諸葛忠武後出師表曰。先帝與漢賊不兩立。余乃改斯語曰。國民與國賊不兩立。以之持贈各界。願各界共勉之。而罷市期內。租界工部局方面。因保地位治安起見。尙有夫人之公論。西報之評語。惟與本書無涉。割愛不錄。爰將十二日各學生上課。各商店開市。各工人上工情形。附錄於後。以作本書之殿。

●開市日之各方面

▲總商會會議 十二日晨六時。江蘇交涉員楊小川。護理道尹兼上海縣知事沈蘊石。暨南京派來之委員。護軍使所派之代表。同在北市總商會。邀集該會議董。虞洽卿。謝蘅臆。宋漢章。聞蘭亭。錢達三。勞敬修。諸君會議。勸令

商人開市之方法頗多討論。其結果決定同行上街沿戶勸慰。並請即時開市。八時後各乘汽車由該會出發。至河南路大馬路下車。挨戶敲門勸人開市。應者僅有十之二三。且有人報以總商會之話多不可靠者。商人敢於直言如此。殊出人意料外。

▲商店集會 南京路各商店曾於十一日上午九時假後馬路前紅十字會之舊址開會。討論開市問題。經某君說明命令決難偽造。遂公決下午二時開市。惟必須學生聯合會有人到場。方可開市。

▲各團體勸告 各商店既經外數人議決。非有學生到場不肯開市。乃由往邀學生會會長何葆仁。彭昕。評議長狄侃。某學校代表李平。瞿克之。諸君會同鄒靜齋。曹慕管。郭建候。袁履登。交涉公署外交科長陳震東。上海縣熊警佐。擇其未開者前往勸說。請其開門。

▲各團體宣言 各團體因罷市要求之目的。不僅懲辦賣國賊。取消中日

一切密約。尤爲吾人要求之主腦。刻正聯合共擬宣言。過告全國。並請北政府嚴拒歐洲和約對於山東問題之簽字。

▲城廂 十二日晨六時。大東門內彩衣街福泰衣裝義泰洋貨店首先開門懸牌。次如祥泰布莊等十家亦相繼開市。忽有工匠數十人擁至福泰義泰等家詰問。勢甚洶洶。迨東大街一帶已開之各商號。見此情形。重復罷市。至九時十分鐘。學生聯合會各學生。排隊游行各街市。各執大旗。上書國賊罷免歡迎商界開市定必利市三倍等字樣。經過之處。無論大小各商號。高懸國旗。鳴砲歡迎。一律開市。照常營業。下午並由男女各學校學生。分向城內外各商家登門感謝。

▲南市 十二日晨九時。由縣商會各會董等出發。分投勸告。並有學界青年會民立中學商業第一學校留雲學校等各學生。排齊隊伍。經行各處道路。前導有國旗及校旗及白竹布大旗兩面。上書三賊已除。姑請開市字樣。

所過之處各商店共同歡迎。沿途燃放邊炮高升。隨即連絡開門高掛國旗。將商市恢復如常。

▲公共租界 十一號晚公共租界各商號。接到駐滬英總領事法森斯君轉奉駐京公使朱爾典君來電。證明曹章陸三人免職命令已由北京政府於十號先後正式頒佈之確電。遂於十二日晨十時許一律開市。照常營業。並於門首懸掛五色國旗。以誌慶賀民意之勝利云。南京路福州路各商店。須學生列隊勸告始允開市。經交涉署交際科長陳世光與公共捕房總副巡商准少數學生乘汽車駛行南京路福州路等。俾各商店得早開市。麥張兩正副巡允許。惟云各學生乘汽車時不得手執旗幟。及顯然之標識。並派西捕頭兩名隨同照料。迨汽車經過南京路各商店相率陸砲開市。

▲美租界 各商號以北京政府已將被捕學生送回各校。並將曹陸章三人免職。故於十二日晨十句鐘一律高懸國徽照常開市營業。而各學校男

女學生五百餘名。亦於昨日午後兩時許。由海寧路華界列隊。至美界經北浙江路至滬寧火車站繞游虹口各馬路。致謝工商各界。並要求謀進一步之勝利云。

▲法租界 各商店於十二日晨。雖見北京政府命令罷市。章曹陸三人均不能深信。上午仍繼續閉市。直至下午。有青年會中法學校等各學生手執白旗。上書感謝工商。請開市字樣。各商店爭先恐後。燃放炮竹。大呼歡迎愛國學生。當即一律開市。照常交易。

▲閘北 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免職令下。十二日閘北方面各店鋪。開臨時商業公會。議定俟三界聯合會游行至閘北時。始一律開市交易。表示公理戰勝強權。是以上午各店鋪當與罷市時同一狀況。直至下午。三界聯合會排隊蒞止。各商民拍掌歡迎。連呼民國萬歲國民萬歲。大小商鋪遂一體開市矣。

▲浦東 浦東沿浦一帶各商店及各廠家工人聞浦西商店開市之訊亦即陸續開市自上午十時起至午後一時爆竹之聲不絕各廠家工人亦照常上工矣。

▲學生慰問商工界 上海學生聯合會謹以至誠告商工界同胞曰舉中國之危弱由於政治之不良而政治之不良由於大多數國民之不問事以致國賊當路主權喪失歐洲和會提案着着失敗內亂外患紛起迭乘豈惟政府之罪抑亦我國民無能力之羞也於是學生奮起商工繼興爭議之不足繼之以罷課罷課之不足繼之以罷市又繼之以罷工北京政府雖冥頑不靈至是亦稍有覺悟對於我國民堅決一致之表示乃微有所顧忌矣夫曹章陸三人免職與我國民所要求之懲辦賣國賊相去猶甚遠也何也賣國賊不止曹章陸三人而懲辦亦非輕輕免職所得搪塞然曹章陸三人與政府關係甚深今竟敢於割愛是不可不謂爲國民一部分之勝利諸君須

知學生聯合會對於此次救國運動雖奮起在先而決不敢居功何也學生罷課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對待日益嚴厲乃商界罷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學生釋工界罷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陸去吾人非面諛商工界諸君也彼歐美諸立憲國其政治實權無不操之商人工人之手商工受損政府不惜以兵力保護其明證也是故救國之事學生可以鼓吹而實行之責實在我商工界同胞吾學生等對於此次商工界之一致不敢妄爲稱許尤不敢表示感謝同是國民同有救國之責無彼此稱贊感謝之理也吾等今茲惟一之表示厥惟希望二字希望者何希望諸君從此堅持勿懈繼長增高實行監督政府改良政治之責任對於賣國賊之已去職者務達到懲辦之目的對於賣國賊之尙盤據要津者務迫之使不得再留對於賣國賊之繼任者務嚴密監督勿令效尤中國前途庶幾有望吾等學生年事尙幼經歷未多自罷市以來事緊勢迫對於諸君接洽必多不周好在同是爲國諸君

必可見諒。今商工界已與吾人以莫大之榮譽。而與吾人表示同情。嗣後尤望諸君時時加以指導。與以援助。豈惟本會之幸。抑亦全國無疆之休也。惟諸君實鑒諒之。民國八年六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八年六月初版

曹汝霖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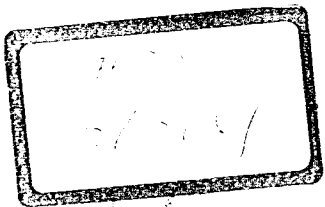
編輯者 粵東閒鶴

印刷者 華民印刷所

總寄售處 華民書坊

分售處 各埠各大書坊

翻印 版權 所有 止



1/1/1